

續文獻通考詳節



帝系考 聖考 謹按馬考帝系凡十卷帝統歷年次太上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妃次皇太子皇孫次公主次皇族起自項以來迄乎有宋凡傳世享祚之延促支分派別之遠近迭遷落於篇錄為考古之助然皇族內惟魏大略未嘗數其命名聲其系屬猶不免疏闊今採自宋本至明代編商考考諸準舊武遺金元明皆無太上皇明英宗當土木之變後迎還南內雖尊尊為太上皇帝然不數年間仍復碎本非永稱未為典要則以附入於帝統歷年附云

帝統歷年

宋東都九帝起太祖建隆元年庚申止欽宗靖康二年丁未共一百六十八年南渡九帝起高宗建炎二年戊申止帝高宗興二年乙卯共一百五十二年前後共三百二十年

遼帝九人太祖神冊以前未建元太宗會同以前仍天顯年號自世宗以下諸帝惟聖宗即位遼年始改統和餘皆未遼年而即改元者也起太祖元年丁卯兩宮冬十月始建元止天祚保大五年乙巳改號神冊年號與共二百十九年太祖神冊起神冊元年丙子止保大四年甲辰共二百十五年誤王圻續考以保大五年為甲辰亦誤契丹國志曰太祖神冊國號太祖太宗改元會同國號改遼聖宗第四孫保大元年復改國號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復改國號

大遼 附錄本紀曰律天祚皇帝世號為北遼小字萬呼與宗第四孫保大元年復改國號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復改國號寶等立瀋為帝上尊號曰天錫皇帝改元福建天降天祚為相陰王湯未幾高麗元年天祐偽曰李章帝廟號宣宗道命違立秦王定以存社稷瀋妻德妃為皇后稱制改元德興金兵大德聖見天祐皇天祐皇德妃降瀋人耶律雅里者天祐第二子也字薩蘭保大三年天祐渡河奔吳陳即耶律迪里等割雅里北走共立為主遂即位改元神歷後以疾卒年三十三耶律迪里者世號為曲遼字重德太祖八代孫也保大二年天祐播越達實與諸臣立瀋為帝及天祐誅德妃達實不自安遂自立為王宵遁北行得精兵萬餘擊恭而西飯道回遼而大食兵行萬里歸者數國以甲辰歲二月即帝位年三十八號格呼汗復上漢尊號曰天祐皇帝改元延慶後三年班師東歸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和斯鄂爾多改元康國在位二十年殞廢號德宗字伊蘭年幼遺命皇后權國后名塔布

欽定續文獻通考詳節 卷二十一 帝系考

延統感天皇后稱制改元成清在位七年子伊蘭即位改元紹興在位十三年殞廢號仁宗子幼道詔以妹富僧羅權國稱制改元崇福號承天太后在位十四年為愛實拉所殺仁宗次子珠勒呼死即位改元天禧在位三十四年為蠻王庫楚額所擒而襲其位珠勒呼死蓋說自有道實自立建號萬里之外難無母弱子更難逃承襲九十年 謹按瀋與雅里史書所謂名不正言不順事不成者也達實擅立首延自雄絕域皆達之支屬未嘗不應帝位建鴻統故節錄紀文附載於此

金史太祖紀曰帝曰遼以寶鐵為號取其堅也寶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部色尚白故號大金 金帝九人起太祖收國元年乙未終哀宗天興三年甲午共一百二十年

元太祖即位鞏固其上尊號曰青吉斯皇帝太祖定宗定憲宗俱未建元 世祖至元八年建國號詔曰製曆命必有美名唐之為言漢之為言漢也舜因之而作號嗣至禹興而湯造五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為泰為漢著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因即所封之爵色概以至金不無少貶我太祖聖皇帝控統符而起朔上以神武而膺帝國典圖之廣歷古所無既成大業宜定鴻名建國號曰大元取易經乾元之義故大治流形於庶品孰名資始之幼子一人感肅於萬邦尤切體仁之要

元帝十四人起太祖元年丙寅止順帝至正二十八年戊申共一百六十三起世祖至元十七年庚辰前一年為宋帝止順帝至正二十八年戊申共八十九年

明十五帝起太祖洪武元年戊申止烈宗崇禎十七年甲申凡二百五十七年 九十九

太上皇 皇太后 皇太后 續通鑑綱目曰至元二年尊為皇太后許有壬諫以為非禮且言

元帝宗即位尊文皇后為皇太后 續通鑑綱目曰至元二年尊為皇太后許有壬諫以為非禮且言

推恩之法並重而遠聖至尊皇太后為皇太后是推而遠之乃反輕矣監察御史台哈布哈罕同列上章言婦母不宜加徽稱太后聞之怒殺許有壬等怒解曰風憲有臣如此豈不能守祖宗之法乎命賜金幣以旌其直

六年六月詔曰故婦母帝尊尊其敬致不立明考之家嗣而立儒雅之弟伊呼哲伯魯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位

六年六月詔曰故婦母帝尊尊其敬致不立明考之家嗣而立儒雅之弟伊呼哲伯魯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位

六年六月詔曰故婦母帝尊尊其敬致不立明考之家嗣而立儒雅之弟伊呼哲伯魯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位

六年六月詔曰故婦母帝尊尊其敬致不立明考之家嗣而立儒雅之弟伊呼哲伯魯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位

六年六月詔曰故婦母帝尊尊其敬致不立明考之家嗣而立儒雅之弟伊呼哲伯魯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位

罪惡尤重別其為名從東州安置

明史后妃傳曰宣宗明英宗方九歲宮中詔言將召立襄王矣太后起召諸大臣至乾清宮指太子泣曰此新天子也浮言乃息大臣請垂簾太后曰母壞祖宗法第悲罷一切不急務時時勸帝向學委在殿脇故然太后世王振不敢專大政

武宗即位尊母皇后張氏為皇太后世宗入繼稱聖母已改稱皇伯母 謹按皇伯母之稱用於張憑繼統不繼嗣之說當時議禮之大案千載而下自有公評至張后有定策迎立之功而世宗事之日薄與國太后誕節特赦朝賀燕養而後誕免賀諸臣等皆得罪其後推恩張氏坐太后弟廷齡謀逆論死太后敝襦席 以請亦不見聽廷齡之罪終無確證即以侍皇伯母之恩諡律之亦有愧多矣

后妃

遼史后妃傳曰遼因突厥稱皇后曰哈屯國語謂之多耳吉算稱曰納額默蓋以配后土而母之云后族唯伊蘇濟勤巴哩氏而世任其國事太祖慕漢高帝故耶律儂稱劉氏以伊蘇濟勤巴哩比蕭相國遂為蕭氏

道宗宣懿皇后蕭氏好音樂喜遊獵一侍左右宮婢單登教坊朱頂鶴詠后與惟一私詔耶律伊蘇與張者傑劾狀因而賞之族誅惟一賜后自盡

后妃傳論曰遼以鞍馬為家后妃往往長於射御軍旅田獵未嘗不從如應天之香譽聖堂承天之柳絮灑潤仁懿之親破重元古所未有亦其俗也靖安無毀無譽齊天功思乃奢侈之漸宣懿度曲知音宜致詛賊之陷乎文妃能歌詩諷諫而謂謀私其子非矣若簡憲之難危保族懷節之從容就義雖烈大夫何以過之欽哀報築賊殺嬪后而興宗不能防閑其母惜哉

金史后妃傳曰金代后不要庶族甥舅之家有周煥齊姜之義國初諸妃皆無位號熙宗妃有貴妃賢妃德妃之號海陵淫嬖後宮深多大定後宮簡少明昌以後大備內官制度諸妃視正一品比三夫人昭儀昭容昭媛備修宮修媛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二十一

帝系考

二

充儀充容充嬪視正二品比九嬪嬪好九人視正三品美人九人視正四品才人九人視正五品比二十七世婦實林二十七人視正六品御人二十七人視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視正八品比八十一御妻又有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皆內官也

元史后妃表曰元初因其國俗不要庶姓非此族也不居嫡選蓋有姬姜之道意固可嘉也然其居則有曰鄂爾多之分沒復有繼承守宮之法位號之淆名分之濇則亦甚矣

后妃傳曰初太祖崩宮人多從死者建文永樂時相繼侵隘若張鳳李衡趙福張瑩汪賓諸家皆世襲戶人謂之太祖朝天女戶成仁宣三朝亦用殉及景帝以蘇子堯猶用其制蓋王府猶然至英宗道詔始罷之

孝穆皇后紀氏贊人本蠻土官女成化中傳入掖庭命守西殿帝幸之生皇子是謂孝宗有於西內

世宗即位十年未有子張望敬言古者天子並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所以廣嗣也請博求淑女為嗣子計從之十年三月方后與鄭氏王氏閻氏李氏沈氏盧氏沈氏杜氏同冊為九嬪九翟冠大采鞠衣圭用

次玉製文冊黃金塗翟冠皇后敕五分之一至期帝覽告太廟皮弁御筆蓋殿傳旨遣大臣行冊禮既冊從皇后朝奉先殿禮成帝受百官賀蓋創禮也張后廢方氏立為后封沈氏家妃閻氏麗妃舊制立后謂內廟而已至是下禮臣議廟見禮至期帝幸后謁大廟及世廟頒教天下

明史后妃傳曰太祖娶高麗女福晉成化女福晉嚴教洪武元年命儒臣脩女誡諭翰林學士朱升曰治天下者正家為先后妃雖備儀天下然不為禍卿等其素女訓使後世知所恃守五年命禮臣議宮女之制禮臣言漢設內官一十四等凡數百人唐設六局二十四司官凡一百九十九人女史五十餘人皆選良家女充之帝以所設過多命加裁定於是立六局

司局曰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司曰宮正宮正六品每局領頭司其屬一十有四而尚宮總行六局之事戒令青宮則宮正學之官七十五人女史十八人視唐減一百四十餘人諸妃位號亦惟取賢淑莊敬惠順康甯為稱數明

之代宮室肅清論者謂其家法之善越漢唐矣

遼皇族有五院六院橫帳之分五院有額爾奇木房六院有耶魯房額爾奇木房部名房橫帳有五父房中父房妻父房統謂之三父房自德祖族屬統三父房始橫帳乃宗室之尤貴者蓋分益親則名益貴也

國族皆姓耶律有謂始興之地曰世里譯者以世里為耶律名也以所居之地為姓譯之則曰耶律又有言以漢字書曰耶律以契丹字書曰伊喇

金制皇兄弟皇子為親王給二品俸宗室封一字王者給三品俸

太宗正府掌教總綱率宗屬以皇族宗屬親者充泰和中和遊宴宗譜故為大睦親府見前

世宗大定十二年十一月帝謂宰臣曰宗室中有不任官事者若不加恩澤於親親之道未弘故授以徽官量與康祿未和前代如何左丞石琚曰陶居親九族周家睦九族見於詩書見前事也

十七年正月帝謂宰臣曰宗室中年高往往未有官稱其先皆有功於國朕欲稍加以官使有名稱何如對曰親親報功先王之令則

帝以上京祖宗與王之地故與諸王往馬時宴飲極歡賜諸王妃主室執百官命婦各有差宗戚官沾飲起舞光日乃罷至二十五年正月朔宴祀額親王公主文武從臣於光德殿宗室宗婦及五品以上命婦與坐者千七百餘人賞賚有差四月宴宗室宗婦於皇武殿大初親進酒官三階小初二階總解一階年高者近者如宣武將軍及封宗室賜銀絹

各有差宗室嬖人及羣臣故未以次起親進酒帝曰吾來數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為汝等之命宗室子弟叙坐殿下者皆坐殿上聽帝自歌其詞道王業之艱難曲曰吾來數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為汝等之命宗室子弟叙坐

於是諸夫人更歌本曲如私家之會既醉帝復續調至一鼓乃罷 謹案帝於族屬衛士有不嫻女真語者必諄諄訓皆所以恩締造之艱難守土風之樸素而動以水源木本之思也其享上京如恩宗族至為周渥至於親教本曲既念祖宗能使人孝弟之意油然而生以視漢高故沛之遊大風之誅勝之遠矣小免死之名洵非誣也

金史宗室表曰金人初起完顏十二部其後皆以部為氏史臣記錄有稱完顏者有稱完顏者完顏亦有二有同姓完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二十一 帝系考

顏蓋疏族若實國莫都古而詢是也有異姓完顏蓋部人若罕都是也大定以前稱宗室明昌以後避睿宗諱稱內族其實一而已宣宗詔保室皆稱完顏不復識別烏大定泰和之間袒免以上親皆有屬籍以叙授官大初以上亮卒輒朝親親之道行馬貞祐以後諸跡散矣

元史世祖本紀中統元年歲賜親王銀與文綺金素綿絹諸物其數極厚自是歲以為常此即所謂歲賜也宗室世系表中未有不稱王者則其時之加恩皇族固已優渥所以各帝本紀止書各人封拜分地策遣諫斥及殿後御典諸政而凡如他代定宗室制度之事概不多見

明洪武二十二年正月改大宗正院為宗人府 宗人府掌皇九族之屬籍書宗室女子婚嫁庶生卒婚嫁盜葬之事凡宗室陳請為閹於上違材能錄罪過洪武三年置大宗正院二十二年改為宗人府並以親王領之其後以勳大臣攝府事不攝官而所領盡移之禮部 謹案史料載晉府慶成王生百子俱成長自封長子外餘九十九人並封鎮國將軍每會皇王盈坐室不能相識王圻增封建考亦書之考史言煇始始始始慶成王其曾孫孫漢晉慶成王七十人嘉靖初尚書王瓊聞於朝史文當得其較而史所載派都陽王恆男女百人為最盛矣今傳表中惟朝爵之表標一人可舉其名耳

明史諸王世系表曰太祖建藩子孫世系預錫嘉名以示傳世久遠當神宗中禁僅及祖訓之半而不億之屬完錄虧名議者遂有減廢禮限宮腰且限支子之請由是支屬承祧者觀無旁推之恩聲從繼世者郡封總再襲之例以及名婚不特有明禁本折支無常期徵值特軍餉至中尉凡八等其支子歷八世至於庶人而祿始絕王國所屬長尤甚矣 王世貞處宗室表曰國受待宗室自親王至中尉凡八等其支子歷八世至於庶人而祿始絕王國所屬長史銜數百千人而止耳不得臣他吏氏士有司軍職王常祿萬額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千石而祿始絕王國所屬長他婚嫁居第送遺費不與馬二十餘年人益其半而合之當為二萬人又十餘年人益其半而合之當為四萬

年宗室籍見存者已萬餘人今又二十餘年人益其半而合之當為二萬人又十餘年人益其半而合之當為四萬五千人酌祿之中人各得五百石益萬人是益五百萬石粟也大司農何以應之官猶為屬禁俾不得從從萬之業其

賢者又不得僭塞士從有司之薦非所以明親親用賢之道也今請自將軍以上少裁其祿數而務實其常中尉以下每賜爵祿而實其禁使賢者得與塞士角才而受任不肖者從會於南敵庶乎其猶可也

原二
五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二十一

帝系考

四

六侯七里上乘駟之奉後封四公二十一侯二伯亦僅西平武定在耳是時下詔追考故實甄曹銜信之權俱為微侯誠意之後仍為伯增其秩天下翕然歸厚焉

外戚恩澤封爵世次

外戚恩澤表曰古恩澤封者有三曰外戚中官嬖倖典高后外家不奉朝請家法之嚴由來尚矣自文皇后而外率由單門儒族入儼寒居第擁修宮之資曾無馮播之勢制防之機意深矣肅宗申明功令裁抑世封戚畹周親一不得與汗馬餘勳為齒上視漢唐大相懸絕惟是中涓預政祖訓維嚴甫及數傳而宦官子弟濫列金貂又若方士義兒均從班游勢文成之不誣踵養子之傾軋稽古誥今亂政一轍不亦可歎也歟百七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二十一

封建考

三

象緯考臣等據按馬考本鄭樵通志謂漢晉諸志所載諸星名數災祥糞雜舉惟隋丹元子所作步天歌中有圖
言下見象故取其歌列於前而採諸家之言以釋之又參之宋兩朝天文志及中興天文志一書以補諸星去極八宿
之度數固已得其大要矣於是附以往代之占驗上自春秋下迄宋嘉定之世分條晰繹又極備孛然我朝熟精天
文如宣城梅文鼎則有詩云通考述占驗未及算家言亦有續文獻缺星不足存蓋以馬氏祇載天文而不及數術不
能無遺憾也臣等細繹象緯一門推步占驗原相表裏占驗尚虛而無據推步則信而可徵如交食凌犯皆可預知而
不諱不必定有人事應之而運會所值時亦道相符合是以君子惟盡人事以待天修省之道無時可懈不因休徵而
少怠苟遇咎徵益當加警爰合五朝史志所載揆以今法校異訂訛詳按語亦仍前者體例詳列諸象休咎之徵庶
推步得所指歸而占驗亦未嘗偏廢云

古法因革

宋甯宗慶元四年更造通天歷 先是靖康之變測驗之器盡歸於金高宗南渡因秘書水箴仰之請重創渾儀至是
年九月太史言月食於晝葦澤上書言食於夜及驗視如草澤言乃更造統天歷命秘書正字馮履泰定 謹按宋史
天文志宋初永興代之季周用顯德欽天書書建隆二年以推驗少歧詔王處誦等別造新法四年書成賜名題天未
幾氣候漸差太平興國四年改行乾元歷法未幾氣候又差繼作者曰儀天曰崇天曰明天曰奉天曰觀天曰紀天迨
靖康丙子百六十餘年而八改南渡之後曰統元曰乾道曰淳熙曰會元曰統天曰開禧曰會天曰成天至德祐丙子
百五十年而又八改由此觀之宋永季衰亂之後靖康兵燹之餘算法多疎葦澤中專家之學又多不在史局故施
行紛錯如此善乎史氏之論曰使其初立法體合天道則十歲日可坐而致矣必數數更法以求幸合元象乎哉
遼聖宗統和十二年頒行大明歷 即晉天福四年司天監馬重績所上乙未元曆其後穆宗時可汗州刺史黃俊進
新書曰大明歷太祖皇帝天福六年始用
金太宗天會十五年正月朔頒行大明歷 先是天會五年司天楊敏進大明曆至是始頒行之

欽定續文獻通考詳節

卷三十三

象緯考

世宗大定二十一年十一月詔比按歷書 先是海陵大定十三年五月壬辰朔日食十四年十一月甲申朔日食如
時皆先天十七年九月丁酉朔食乃後天由是占候漸差乃命司天監趙如微重修大明歷書既成未行時翰林應奉
耶律履亦造乙未歷至是年十一月望天陰陰食遂命高書省委禮部員外郎任志傑與司天官驗所食時刻分秒比
較知微履及見行歷之親疎以知微為親遂用之終金之世惟用知微所定書元初亦選用焉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詔前中書左丞許衡等政治新歷 是年平宋詔許衡及太子贊善王恂都水少監郭守敬與南
北日官陳鼎臣等參攷累代歷法復測驗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區別同異酌取中數以為歷本其法用二線窺測
宿度餘分纖微皆見又立海內測驗所凡二十有七

十七年冬許衡等授時歷成十八年頒行天下

明太祖洪武三年初定成上歷書 先是洪武元年改太史院為司天監又別置回回司天監至是改司天為欽天設
四科四天文曰漏刻曰天統歷曰回回歷監監令少監統之成造大統民曆御覽月令七政躔度六壬遁甲四季天象
占驗御覽天象錄各以時上其日月交食分秒時刻起復方位先期以聞 黃璣雙槐棧歲鈔曰世所謂回回歷者傳為
西域瑪伊克之地異人瑪哈穆特之所作也以今考之其原實起隋開皇十九年己未歲其法嘗以二百五十日為一
歲歲餘為二日不始於彼傳者說也歲有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有八年閏三十有一日又以三百五十四日為一
一周周有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閏十有一日閏千九百四十一一年而宮月甲子再會其自辛宮第一日月五
夏之行與中國春正氣日之宿直商其用以推步分經緯之度著爰犯之占星家以為最密元之季世其法始東明
造大統歷以其法與中國參用之或曰歲之為義於文從步從戌謂推步從戌始曰辛宮於辰為戌宜推步在戌時見
星為始故歟

莊烈帝崇禎二年九月開歷局以禮部侍郎徐光啟進本朝高書督修歷法 是時大西洋人利瑪竇進貢土物而迪
職三叔及龍華民節玉函湯若望等先後至皆精天文禮部因奏請令精通西法河南會事邢雲路職方郎中范守
己翰林院檢討徐光啟南京工部員外郎李之藻與迪職三叔等同譯西法參訂修改後因編未遑開局至是五月乙

國明日食禮部侍郎徐光啟依西法預推順天府見食二分有奇瓊州食既大甯以不食大甯謂退回所推與光啟互異已而尤啟法驗餘皆律帝切責監官五官正戈豐年豈言大統乃國初所定實即郭守敬授時歷也二百六十年毫無增損向後不能無差於是尤啟督修歷法尤啟言近世言歷諸家大率守郭守敬至若歲差環轉歲實差差天有經度地有經到宿有本行月五星有六輪日月有真食視會皆所未聞惟西歷有之宜取其法參互考訂使與木統法合同歸一已而尤啟上修歷十字一議歲差二議歲實小餘三日日月行經度四每夜月行經緯度數五列宿經緯行度六五星經緯行度七推聖黃道赤道廣狹度數密測二道距離及月五星各道與黃道相距之度八日月去交遠近及真會視會之因九測日行者知二極出入地度數以定周天緯度因月食考知東西相距地輪經度十依唐元法隨地測驗二極出入地度數地輪經緯以求晝夜晨昏永短以正交食因舉南京太僕少卿李之藻西洋一龍華民鄧玉函報稱九月癸卯開歷局三年玉函辛又徵西洋人湯若望羅雅各譯書演算進尤啟尚書仍督修歷法七年李天經繕進書二十九卷星屏一具 尤啟卒後魏文魁上言推文食即氣皆非是於是命文魁入京測驗是時言歷者四家大統回外別立西洋為西局文魁為東局言人殊紛若聚訟天經乃繕進書并星屏故相光啟督率西人所造也天經預推五星凌犯會合行度又推木星逆行順行兩鬼鬼宿具度分暑刻之而皆驗於是文魁說訛九年正月十五日辛酉曉望月食天經及大統回東局各預推廟園食甚分秒時刻惟天經所推獨合帝已深知西法之密至十六年三月乙丑朔日食測又獨驗八月詔西法果密即改大統歷法通行天下未幾國變竟未施行謹按以上古法固華各據五朝史志據為網目大抵以元書為最善蓋其時史官郭守敬所創簡儀仰儀及諸儀表悉詣精妙前所紀用二線推測候不能無差亦自然之理也明史志曰後世法勝於古屢改益密唐志謂行古則差忒不得屢變其法以求之其說似妄而不然也天行至健確確有常本無古今之異其歲差盈縮通疾諸物久無而今有者因其數甚微積久始著古人不覺而後人知之非天行之忒也使天果久動而是則必參差凌替而無與安從修政而使之益密哉此論甚篤大統至成化後交食往往不應由是西法靈顯史稱其發微幽遠實利器前此未有然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二十三

象緯考

終明之世近未施用此以知法無久而不變而良法亦有待而後興非偶然矣碑十二

七政

謹按七曜之行度古驗馬考已詳之矣古今所同茲不復述至各天高卑距地之遠近則自西法新書而實為九重之確據日月之大小闇虛之闊狹皆可按數而稽其說為不同心天一為小輪法雖殊而理則一也 欽定續文獻通考 靈憲曰日月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廣二百四十二分之一今以日月距地推之日徑為地徑百分之二十七然日距地遠月距地近故視之皆為半度則所謂日月徑當天周七百三十餘分之一者近是而謂地廣二百餘分之一者為非又載沈括筆談曰或問子以日月之形如丸耶如扁也若如丸則其相遇豈不相礙乎予對曰日月之形如丸日月氣也有形而無質故相值而無礙今以日月距地考之月距地地半徑一千一百餘倍則月在下尚有地半徑一千餘倍故日食視之相值而不相礙耳若曰日月氣也故無礙假使日月同高則雖氣亦豈即無礙乎是不可不熟思也

恆星 天漢附

謹按馬考云古今志天文者述天官星之名義大略皆同兩朝志亦出入晉隋二史但能言其去極若干度算宿若干度為異然亦惟赤道經緯度耳西法所測悉具黃赤經緯度可不謂尤精密歟梅文鼎文集云西法黃道十二象與中土異而回與歐邏巴復自不同至黃道內外之星或以六十象或以六十二象而實索一星回以為缺缺歐邏巴以為冕旒其餘星名亦多互異今所傳之圖皆因西法所列而變從中法之星座星名或以西星合圖而有疑似不敢軌定遂並收之而有增附之星或以古星求西圖而弗得其處不能強合遂去之而成古今合之星要之皆徐李諸公譯西星而酌為之非西傳之舊此論最為明確今又有即其增附之星收入本座而與古今合者恠性大賢府古無是星步天歌云十衡少衛次上丞後論東邊大賢府蓋或以垣壙丞衛諸星為賢裏之府訛輔為府今不可考至近南極諸星與隱界雲漢理宜有之廣東諸首有見者

二十八宿度

元史志曰列宿者於天為各有八為度三百六十五有奇非日躔無以較其度列宿無以紀其度周天之度因二者以得之天體渾圓當二極南北之中絡以赤道日月五星之行常出入於此天左旋日月五星週而右轉昔人歷象日月星辰謂此也然列宿相距度數累代所測不同非微有動移則前人所測或有未密古用闕管今新製運儀測用二線所測度數與前代不同者今列漢洛下闕管行宋皇祐元豐崇寧至元所測各度以備考考 宋史云天度不齊古人持其大綱後世漸極於精密理固然亦勢使然也西法合古今之測候始知恆星循黃道東行故宿距專以黃道為定黃道宿度既定每年遞加歲差五十一秒即得逐年黃道宿度各宿之歲差皆同則各宿之相距亦同至以黃道度求赤道度用弧線三角法推算視古為精而各宿所差亦等則各宿之相距亦古今不等也明史云崇禎元年所測各宿黃赤度分皆與古不合固其宜然自崇禎元年至今黃道宿度亦微有不合即新法內之各表與指亦有五異蓋當時甫經創修差有微積積久始著惟在隨時精測順天求合斯古今不易之良法耳

十二次宿度 梅文鼎曰周天列宿分十二宮古今歷法各各週異要其大端之改易有三自隋以前未用歲差故天之十二宮皆隨節氣而定如冬至日躔度即為丑初之類一也唐一行始定用歲差分天為天歲自為歲故冬至漸移而宮度不變以後諸家遵用之所以明李善大陽過宮以雨水三朝過夜二也若今西法則即氣以躔度年而十二宮又復隨節氣而移三也三者之法未敢斷其孰優然平心論之則一行似勝蓋改用歲差則節氣之躔度年不同故帝堯冬至日在虛而今在其己差五十餘度若再積其差冬至必在尾在辰在巳在卯在酉在戌在亥至之故而名之曰丑宮則東方七宿不得為蒼龍而皆變元武北方宿反為白虎西方宿反為鳥為東南方半鳥為蒼龍名實盡非而西法之金牛白羊諸宮皆將易位非命取名取象之初旨即不如天自為天歲自為歲之無弊矣故新歷之推步實精而此等尚在不拘不無俟於後來之論定耳 西法之興始於多穆其於中國為漢順帝時中必以氣過宮尤為整齊簡便但當時中氣所差之度未及一宿而至今則所差之宿已過一宮故論者每致辯於名義之不符然欲不以中氣過宮而仍係宮於星則又有不可者蓋古法惟有宿度故交節與過宮兩不相妨今法有經度又有宿度欲定續文獻通考詳節

卷二十三 象緯考

宮可以不係於宿而經度不可不係於宮此其立法之不同而不可以強合者也

州郡躔次

明史天文志曰周禮保章氏以星主辨九州之地所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唐貞觀中李淳風撰法象志因漢書十二次度數以唐州縣配而一行則以為天下山河之家在乎南北兩界其說詳矣洪武十七年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頒賜秦晉二王其書大畧謂晉天文志分野始角亢者以東方蒼龍為首也唐始女虛危者以十二支子為首也今始斗牛者以星紀為首也古言天者皆由斗牛以紀星故曰星紀是之取耳

日月行通

元史志曰當二極南北之中橫絡天體以紀宿度者赤道也出赤道為日行之軌者黃道也赤道與黃道交實月行之所由也古人隨方立名分為八行與黃道而九其實一也惟其隨交遷徙變動不居故強以方色名之月道出入日道兩相交值當朔則日為月所掩當望則月為日所衝故皆有食然涉交有遠近食分有淺深皆可以數推之日道距赤道之遠為度二十有四月道出入日道不踰六度其距赤道也遠不過三十度近不下十八度出黃道外為陽入黃道內為陰陰陽一周分為四象月當黃道為正交出黃道外六度為半交復當黃道為中交入黃道內六度為半交四象周歷是謂一交之中終以日計之得二十七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四秒每一交退天一度二分分度之九十三凡二百四十九交退天一一周有奇終而始復

極度

明史天文志曰宣城梅文鼎云極度尊影常相因知北極出地之高即可知各節氣午正之影測各節氣午正之影亦可知北極之高然其術非易也圭表之法表短則分秒難明表長則影虛而淡郭守敬所以立四丈之表用影符以取之也日體甚大曷表所測者日體下邊之影橫表所測者日體下邊之影皆非中心之數郭守敬所以於表端架橫梁以測之也其術可謂專矣但其影符之制用銅片鑽針芥之孔雖前後低昂以中太陽但太陽之高低每日不同銅片之欹側安能俱合不合則尤不遠臨時遠就而已西移矣須易銅片以圓木左右用兩板架之如車軸然則轉動甚

易更易圓孔以直縫而用始使也然影符止可去虛潔之弊而非其本必須正其表焉其圭馬三者缺一不可可得影三者得矣而人心有粗細目力有利鈍任事有誠偽不可不擇也知乎此庶幾影符可得矣西洋之法又有進馬謂地半徑居日天半徑千餘分之一則地面所測太陽之高必少於地心之實高於是地半徑差之相近地有清蒙氣能升卑為高則影所推太陽之高或多於天上之實高於是有清蒙差之減是二差者皆因地多而漸高漸減以至於無地半徑差至天頂而無清蒙差四十五度而無也 宋中興更造渾儀太史令丁師仁言臨安地勢尚南於南北高下當量加移易且說是局呂燁言渾天無量行更易之制明永樂邊都順天仍用應天冬夏晝夜時刻皆非也元四海測景之所凡二十有六深得究命義和道法崇禎元年定各省南北極高度據地圓約計之猶未盡確我朝皆用實測渾儀北極出地隨地高下乃為善書云

中星

梅文鼎曰歷之最難知者有二其一里差其一歲差是二差者有微有著非積差而至於著雖聖人不能知而非其距之甚遠則所差甚微非目力可至不能入算故古未有知歲差者自晉虞喜宋何承天祖沖之隋劉焯唐一行始覺之或以五十年或以七十五年或以八十年有定說元郭守敬定為六十六年有八月回泰西差法略似而守敬又有上致下求增減歲餘天週之法則古之差遠而其謂歲差之差可謂猜到若夫日月星辰之行度不更而人所居有東南西北正者視之殊則所見各異謂之里差亦曰視差自漢及晉未有知之者也北齊張子信始測交道有表裏此方不見食者人在月外反見食宣明本之為氣刻時三差而大行有九服測食定善漏法元人四海測驗二十七所而近世歐邏已航數萬里以身所經山海之程測北極為南北北測月食為東西差里差之說至是而確是蓋合數十年之積測以定歲差合數萬里之實驗以定里差距數逾遠差積逾多而曉然易辨且其為法既推之數千年數萬里而準則施之近用可以無惑法至今日屢變益精以此然余亦謂定於唐虞之時尚何也不能預知者差之數萬世不易者求差之法古之聖人以日之所在不可以日視而器窺也故為之中星以紀之鳥火虛昴此萬世求歲差之根數也又日之出入發斂不可以一方之所見為定也故為之嵎夷昧谷南文朔方之宅以分候之此萬世求里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二十三

象緯考

四

差之定法也學者知合數十年數萬里之心思耳目以定法而後能精密又知合數十年數萬里之心思耳目以為之精密者適以成古聖人未竟之緒則當思義和以後凡有能出一新智立一捷法垂之至今者皆有其所以立法之故及其久而必變也又皆有所以變之說於是馬反覆推論本其常然以深求其變而徐為之修改以衷於無弊則善於立法者也 煇二百

天變

謹按懸象著明感召固由人事而占驗易涉矯誣前史五行志每多傳會未可盡信也今但據正史類志其事間或兼收擇野以廣異聞

明正德元年地鼓陷天鼓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
萬曆三十六年南京八月初天鳴至九月初二日未止

日食

明成祖永樂時欽天監奏日食占在元旦已而鴻臚寺奏言元旦賀儀帝召禮部翰林官問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特即儀智曰終是同日免賀為常帝再顧翰林諸臣曰古有日食行賀禮否左諭德楊士奇對宋仁宗時元旦日食當劾請罷宴撤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為中國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為當詔從之罷朝賀宴會止賜百官節鈔

宣宗宣德五年八月己巳朔日食陰不見 時禮部尚書胡濙請稱賀不許敕曰日食天戒之大者惟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而後當食不食己陰雲不見得非朕昧於省過而然與况離明照四方陰雲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天可欺與其勿賀

世宗嘉靖三十二年正月朔日當食陰雲不見 時御史趙錦因正旦日食劾閣臣嚴嵩恬寵擅作威福詞甚切直詔下錦衣獄削籍為民 謹按實錄四十年二月以當食不見九閣臣嚴嵩之請行大禮謝禁前更五月復食一年兩食尤不多見嚴嵩欺罔之罪上通於天矣

神宗萬歷二十四年閏八月乙丑朔日食至九分餘大學士趙志昇上言紀綱不可不振者六事因累疏陳時政缺失其大者罷礦稅定國本諸務凡十一條後詔報聞而已

日變

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帝嘗問左丞相赫舍里良弼每旦暮日色皆赤何也良弼對曰旦而色赤應在東南麗當之暮而色赤應在西南國當之願陛下修德以應天災變自弭既而虜國有任德敬之亂高麗有趙位寵之難其言皆應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五月初二日以來日光中有若柳絮如雪片者飛舞亂人間聞傳以為天花至四日大雷雨飛雹大者如當三錢始知連日所謂天花者即雪也及飛下則成雹耳又宋甯 嘉定甲戌九月朔日食之既傍有星見及有飛片如雲母之狀自天飄下今之天花殊類此也 陶宗儀輯耕錄曰至正辛丑二月廿四日朔日未沒三四午許忽然無光漸漸作甚嘗樣天且昏黑如夜星斗燦然飯頃方復舊天再聞星斗隱又少時乃沒

月變

謹按馬考日食雙分書而月則總日月變首引中興天文志論月食次自漢高祖七年迄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凡月食及月暈月生珥皆用合叙始猶春秋特書日食而月食不書之意也叙至宋朝則先書月食後書月暈月暈已為體例不一若玉珥亦分月食月食之尤非體矣

顧炎武曰如錄日月食月食地掩月也今西洋天文說如此自其法未入中國而已有此論陸文裕公金臺紀聞曰嘗聞西域人算日月食者謂日月與地同大若地體正掩日輪上則月為之食而城萬里月食辨曰凡黃道平分各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對衝處必為地所隔望時月行適當黃道交處與日正相對則地隔日光而月為之食矣按其說亦不始於近代漢張衡靈臺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故於地是謂闕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載後漢天文志中俗本地字有誤作他者遂別有所謂闕虛而致紛紛之說有謂闕虛大小與日體同者

彗孛

謹按馬考載彗孛始於春秋魯文公十四年終於宋簡宗嘉定十五年各者占驗於下今據宣城梅天鼎云聖人遇災欽定續文獻通考詩節 卷二十三 彗孛考 而懼當有修省轉移之道故古人言占必兼人事若執定占書一二言以斷其休咎將修德禱災語為虛設而天亦可量矣是固不容妄議

宋理宗景定五年七月甲戌彗星見凡四月乃滅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十月帝以彗星入紫微星之夜召平章政事博果密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奏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為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為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怒敬起孝故易震之象曰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歷代聖王克謹天戒鮮有不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之道天亦悔禍海內又安此前代之龜鑑也因詢文帝曰食求言詔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詢之遂詳論欽陳至四鼓乃罷

明孝宗弘治三年詔屠臣言關失大學士劉吉等言妖星見天津歷人星杓曰近營室考之載籍為兵荒水旱之徵竊見連年風雨不時所在水旱邊境未甯盜賊竊發性深思軍民困苦罷工役停遣內官燒造所司陳關失者次第舉行則可以易災為祥轉禍為福從之

神宗萬歷二十一年七月以彗見東井下詔修省大學士王錫爵因請延見大臣又言彗漸近紫微垣於象為君於地

為藏神洪武之所不可不深畏豈慎起居之節宜左右之刑責嗜慾以防疾散積聚以廣恩疏入報聞

明太祖洪武三十年彗惑入大微垣時詔諭是王楨戒慎未幾楨子已陵王卒帝復與勅曰太微星異軫楚分也太微

天庭也五星無故回天災必甚且憂惑徑入而東往猶可也今順入而西出已八十日矣爾子疾逆天象豈不可信

爾當省愆慎德以回天災五月帝復以天象示變占北方有警屢勅成祖及當代遺宿各諸王 謹按明史天文志曰

歷代志凌犯多繫以事應非附會即偶中耳茲次歷之此事以觀其有驗者十無一二後之人可以觀矣至於月道

與緯星相似而行甚速其出入黃道也二十七日而周計其掩犯恆星殆無虛日豈皆有休咎可占今見於實錄者不

及百分之一然已不可勝書故不書

宋理宗端平三年尚書魏了翁奏臣伏見比日以天文示異何其稠也六月流星隕其占為覆軍於陰謀越十七日己丑憂惑入太微垣其占為變為逆為喪七月戊戌太白經天其占為兵為臣強此金火二星之變至於今未退也而火丑垣垣尤為急切越六日丙午以後金星入東井夫孽非天作變不虛生陛下亦思所以省己之愆至於心乎漢相王嘉謂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乎臣謂民與天也安有為欺民之事而可以應天亦安有為欺天之事而可以動民者臣每見近年封章多言遇祀饗必逢閉竈每有新禱無不響答臣以為此特淺淺之見耳夫水火大火兵大盜無歲無之而不此之問始以今年所聞如正月徐玘覆軍二月惠寇作亂三月黃渡遂將四月建寧違命五月禁衛失伍六月京口起禍七月高郵阻兵封章奏疏非不多矣而不以是為異也不特此雖乾文不異無月無之能盡徹於陛下之聽乎陛下聞災闔閭故未嘗不知畏懼也而臣半年之間涉萬里長途所按州縣民吏語及親政未有能深信者至江淮以來則憂危之語日聞以此知民未可以虛言動也民未可動則天決不可以虛文應也惟陛下實體而篤行之

明憲宗成化二十三年十月時時丙子有火星起西北互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時朝亡之間人馬辟易因下詔求直言 謹案自正德以下史載流星之變頻繁又益以雷錄脫脫書之不盡夫實錄之不可盡信已於天變門內粗明其畧茲於流星隕之屬爰諦審其首尾起訖及所墜處所確有指名若但云光如斗聲如雷火光一道化為某色等語涉筆易略無證在皆置不載又實錄星隕下往舊書天鼓隨鳴凡星之隕既既有聲如雷者則聲之出自星與出自天不知其從何辨之此大概不足信十七

星書見

金章宗明昌四年三月御史中丞章師中奏者太白晝見京師地震北方有赤氣暈始散天之示象冀有以警悟聖主也常聞所言天象何從得之師中曰前監察御史陳元升得之於一司天長行帝曰司天嘗言不奏固有罪其以語人尤非朕欲令自司天有事而不奏者長行得言之何如師中曰善至是年八月感星太白同見並在午位視前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二十三

象緯考

兩書見尤為異矣

明神宗萬曆三十二年大學士沈一貫言比者太白晝野分野正當楚地今尚未沒伏惟謹天戒收人心志不載此事又綱目三編三十二年楚王華春獻黃金助工經漢陽楚宗人疑其輸賄流奪之巡撫趙可懷屬有司捕治宗人持兵突入撫署擊殺可懷是時楚宗人以擅殺撫臣故坐死者數十人則太白晝見當翼軫分野理宜有之而史未載也

五星聚合

宋理宗嘉熙元年十二月戊寅朔金木水火四星與日俱纏於斗時日食將既詔攝膳避廟庶圖消弭今有司檢會故實以聞志不載 顧炎武曰四星之聚占家不以為吉驗之前代狄光武帝漢平女中宗紹晉恭帝晉神武王齊尼文宣代魏末蕭宗復唐張高祖王周皆為有國之祥也故漢獻帝初轉輿以四星會箕尾欲立劉虞為帝唐咸通十年安祿填星太白辰星會畢昴詔王景崇拔袞軍府稱臣厭之然亦有不同者茲查想滅四星聚奎婁姚泓之滅星聚東井後晉天福五年術士孫水智以四星聚斗分野有災勸唐唐王巡東都宋靖康元年太白彗感歲填四星合於張是年四合於斗詔圖消弭此則天官家所謂四星若合其國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而不可泥於一家之占矣

瑞星

明太祖洪武三年七月文星見 太史以閏帝大喜禮二部中選者魏潛等十九人皆擢監察御史 宣宗宣德元年十二月丁亥有星如彈丸見九州旁色黃白潤光有五日而隱 行在欽天監奏曰占書人君施孝德興禮樂而民人和悅外國來朝則含譽星見於是星臣表賀 謹案觀弘治朝瑞星之多則天門開事益不足信然天道既幽渺難知星形亦尚恍惚無定庸知所稱為瑞者之即為實耶

客星

戴震明史天文志云史記天官書有客星之名而不詳其形狀故國星昭明諸星甚悉而無瑞星妖星之名然則客星者言其非常有之星殆諸星之總名而非有專屬也李滄風志嘗謂天文始分星舍星之屬為瑞星彗星國星

之類為妖星又以周伯老子為客星自謂本之漢末靈殿并州占夫靈殿所謂瑞星也而光則似晉國皇所謂妖星也而形色又類南極老人瑞與妖果有定哉且周伯一星也既屬之瑞而云其國大昌又屬之客星而云其國有兵有喪其說如此果足據乎馬遷不復區別良有以也據此以客星為諸異星之總名當矣

雲氣

謹案馬者目錄內有雲氣而無虹蜺乃自漢迄今宋每朝錯載雲氣虹蜺蓋以虹蜺即雲氣之變態從其類也若王圻續考於雲氣後別載虹蜺似非前人類誌之意故仍端臨舊例

金史太祖紀遵道宗時常有五色雲氣若二十斛困倉狀應見東方違司天孔致和竊謂人曰其下當生異人建非常之事天以象告人力非所能為也至咸雍四年太祖生云

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五月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乎治世舜形於詩歌宋以為賢人之符此聖德所致國家之美慶也帝曰古人言天降災祥在德使德靡悔災亦可弭尚獎其德雖祥無福國家之慶不專於此也原五百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二十二

象緯考

七

物異考臣等謹按為考物異一門用劉向五行傳以水火木金土為綱舉天地萬物動植無大小皆推其類而附之
以發明大傳者天人之應慮本唐史所謂於天為五星於地為五方於人為五常總其精氣之用謂之五行歷代史官
因而繼之是也昔宋仁宗最深觀學嘗與王洙論五行五事之證洙云五行六汭及前代歷應撰法範政暨及洛書五事
圖斯者殆本為成憲與又引蘇洵鄭樵之說極論向陳製法範失其倫理以及自漢以來志五行者獨傳事應之說其
言與歐陽修呂祖謙葉適朱朝瑛諸家之論迭相發明夫春秋災異而不著其事應要在人修省而自得之倘必曰
某真應某事則事偶有不應而將無以示懲即事應而所懲亦止於此事則所遺且復不少董仲舒曰視前世已行之
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又曰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相流通其善言天人之際矣
馬氏又以鄭論一歸之妖妄為矯枉過正其說亦最持平蓋向欲而降宗房李彝之徒往往雜於妄卷小夫巫醫之說
乃攻之者竟至於天室不足畏繫辭不足信不亦已甚耶今於事應之切近較然其曉者附錄一二冀於經訓遺意或
有合焉

水災

元成宗大德二年六月河決蒲口凡九十六所溢汴渠歸德二郡大名東昌平澤等路水合河北河南肅政廉訪使
尚文接視建防河之策文言河自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視水高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隄水視田高三四
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於北約八九尺隄安行不北也蒲口今決于有餘步東走歸舊濱行二百里至歸德橫隄之下
復成直流或強湍過決下潰功不可成接之計河北郡縣宜順水性筭長隄以禦泛濫歸德徐邳之民任擇所便
避其衝突被官民戶量給河南濕灘地以為葦蕘時決他所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使帝從之會河
朔郡縣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魚鼈之區塞之使帝復從之遣尚書諾海御史劉賡等議之明年蒲口
復決自後塞河之役無歲無之竟如文言

水異

欽定續文獻通考詳節

卷二十四

物異考

宋理宗紹定四年九月丙戌夜臨安火延及太廟

全海陵貞元三年五月癸丑南京大內火

世宗大定二十三年

宋理宗紹定四年九月丙戌夜臨安火延及太廟

全海陵貞元三年五月癸丑南京大內火

火災

元成宗大德六年五月太廟殿殿災

明英宗正統三年八月辛酉順天貢院火

正月辛巳廣學園燈山焚延及熙春殿

英宗天順七年二月戊辰會試貢院火舉子燒死者九十餘人

元成宗大德六年五月太廟殿殿災

火作時御史焦顯扁且門不令出故也

明英宗正統三年八月辛酉順天貢院火

英宗天順七年二月戊辰會試貢院火

正月辛巳廣學園燈山焚延及熙春殿

穆宗隆慶二年三月乙亥乾清壇前二宮一時俱燬

火異

遼太宗會同元年三月虎官揚置赴甯軍為滄州節度使

武名所圍統軍副使高模翰與趙延壽聚議往救有火光

自模翰目中出紫繞新矛始如流星久之

時模翰喜曰此天贊之祥也遂進兵殺獲甚眾

金太祖收國元年正月庚子師進甯江州有火光正圓自空而墜

帝曰此祥徵殆天助也酌白水而拜將士莫不喜

躍道偏道嚕嗎城大敗遼師

宋理宗景定四年五月成都太祖廟側太木仆忽起立生三身

五年七月丙申知嘉定府洪濬言新繁縣御容殿前

枯木再榮

木異

宋理宗景定四年五月成都太祖廟側太木仆忽起立生三身

五年七月丙申知嘉定府洪濬言新繁縣御容殿前

枯木再榮

枯木再榮

遼太宗會同五年十一月己未武定軍松生粟

金宣宗興定四年華州渭南縣民裴德簡家伐樹破其中有赤色大字表裏脗合 有司言與唐大歷中成都瑞木有文天下太平者其事頗同蓋太平之兆也乞付史館

元成宗元貞元年太平路蕪湖縣進榆木有文曰天下太平年

草異

宋孝宗淳熙中太平州產異府若靈芝 謹按王圻續考又載理宗端平元年八月紹慶府黃登進對奏武泰軍因潛藩升紹慶府登到任後荷生雙頭十年水州陶大社圃池中產蓮並頭黃登履進詎詞不足信

明太祖洪武五年六月嘉瓜生於句容民家 句容民張毅實家園瓜生實實同帝禮部尚書陶凱以獻

設異野說竹米附

宋高宗紹興十五年臨川禾登九穗 郡守吳謙之言足為瑞應乞付史館

理宗景定元年十二月辛丑建陽縣嘉禾生一本十五穗 是時福建提學李伯玉奏繪圖來上以皇太子始封於建陽允為上瑞詔改建陽為嘉禾縣

明成祖永樂四年六月丙寅南陽獻瑞麥 帝諭禮部曰比郡縣屢奏科瑞獨此為豐年之兆命屬之宗廟

世宗嘉靖八年八月西苑進嘉禾 謹按王圻續考載嘉靖時嘉禾嘉穀甚多蓋其時喜符瑞故致之耳又載始興令楊應隆福州人言其香甚異常食之者壽皆百二十歲飲其汁者壽亦八九十數讀經云太古之世穀長五六寸去膚熟之真是大米香甚異常食之者壽皆百二十歲飲其汁者壽亦八九十數讀經云太古之世穀長五六寸壽皆數百歲又謂稱粟為之瑞史不勝書而芝草尤多皆小人導說為之迄於甯宗嘉泰二年今考宋史嘉泰後可

芝草 謹按馬考謂宋草之瑞史不勝書而芝草尤多皆小人導說為之迄於甯宗嘉泰二年今考宋史嘉泰後可見者宣史氏有愆於馬氏之言而削之歟自後遼代無之而金元迄明獻瑞者不一嘉靖間尤甚蓋時方崇尚青詞物以類聚至於臣民競造數軌盈千然則芝之為瑞與否亦靡可擬矣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三十四

物異考

二

金異

遼太祖神冊元年二月將稱尊號改元極地為增得金鈴因名其地曰金鈴岡

明太祖洪武十一年正月元旦甲戌早朝殿上金鐘始叩忽斷為一 謹按王圻續考載洪武八年庫錢庫銀飛或曰此陰盛陽微之徵一日廣積庫內鎮庫銀重數百斤忽穿庫飛出一孺生夜坐見閃閃火起曰此必有寶因標識其地比日往視標在秧田中去土尺許得白銀有珠璣廣積字重不可樂遂告相識者十八人同掘取分爭不平乃聞於官帝曰此銀已失三塊矣殆天所以畀是儒也其賜之餘止與傭工錢

玉石之異

明高宗天啟四年河南臨漳得玉璽巡撫副都御史程紹以聞 陸濱民耕地濱漳得玉璽龍龜形四寸厚三寸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以獻紹紹聞之於略言奏璽不足徵久矣今璽出適在臣疆既不當復埋地下又不合私秘人間欲遣官恭送關跡涉貢媚且至尊所寶在德不在璽故先馳奏聞候命進止昔玉孫困不寶玉圻齊威王不寶照乘前史美之今尚有一代名賢如鄒元標馮從吾孫慎行等皆憂國奉公白首魁父其他詞林臺諫一調不起者皆感朝珍寶臣不能沒致明廷徒獻符貢瑞臣竊羞之伏願惟賢是寶勿事虛拘固圖澄賢俊彼區區奏璽之真偽又安足計哉

歲凶

明神宗萬曆二十二年河南大饑 給事中楊明翰中州饑民圖以進巡按陳登雲進饑民所食雁黃帝覽之動容

莊烈帝崇禎十三年北戴山山東河南陝西山西浙江三吳皆饑及食盡地無餘糧 十四年南畿饑 金壇民於延慶寺近山見人云此地深入尺餘其土可食如言取之陶磨為粉而食取者日眾又長山十里亦出土堪食其色青白

類茯苓又石人潤土黃赤狀如猪肝俗呼觀音粉食之多腹痛墮墜以死是歲饑南山東屬德州斗米千錢父子相

食行人斷絕大盜滋矣

地震

金海陸正隆五年二月初木河東陝西地震 時鎮成德順等軍大風壞廬舍民多壓死海陵簡司天馬貴中等曰何為地震貴中等曰伏陽逼陰所致又問震而大風何也對曰土失其性則地以震風為號令人君嚴急則有烈風及物之災

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正月丙戌地震 先是帝在潛聞金進士李浩賢問古今事又問昨地震何如對曰天裂為陽不足地震為陰有餘夫地道陰也陰太盛則變常今之地震或為盜邪在側或女媧盛行或讎惡交至或刑罰失中或征伐驟舉五者必有一於此矣夫天之愛君如愛子故示此以警之耳前能辨盜邪去女媧屏讎俟省刑罰慎征討上當天心下協人意則可以轉咎為祥帝嘉納之

二十七年八月癸巳武平路地震 震地等及縣民七十餘戶皆以脚履居不可勝數是歲地震北京元其地陷黑沙水涌出人死傷數十萬帝深憂之時駐蹕龍虎臺遣鄧爾根薩里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畏價格莫敢語及時政先是價格理算天下錢糧民不聊生集賢直學士趙孟頫勸令鄧爾根薩里入奏帝赦天下盡蠲調陰庶幾天變可弭帝從之草詔已具價格然謂必非帝意趙孟頫曰凡錢糧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非及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儻以失陷錢糧數百萬歸咎尚書者豈不為水相深累耶價格始復蘇

成宗元貞七年八月辛卯地震 太原平陽元其地陷民流離計十餘里太原徐溝祈縣及汾州平遙介休河內者義等縣地震成渠氣涌黑沙汾州北城陷長一里東城陷七十餘步 詔聞致災之由及殲災之道係章正齊履歷答春秋言地為陰而主靜妻道臣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為之不甯弼之之道大臣當返躬責己去專制之威以

明憲宗成化十七年二月初十日禮部奏南京江北同日地震者之傳記地動十里有大災又云春動者或凶二月動者水災今所動不止十里况南京鳳陽皆祖宗根本之地宜行各處守臣記地動孤寡以消災異廣儲蓄者費用以備荒流河課築河堤以防水患從之

孝宗弘治十四年正月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考之歷代回有地震未有震於正月朔日者亦未有震聞而裂水將成欽定續文獻通考詳節

卷二十四 物異考 三 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所未見者也伏望祇畏聖真修省刻責行仁政以安養斯民重書諫以廣聞言路府庫之金幣重為搏節以備緊急之用無益之齋醮暫免修設以省浪費之繁金錢糧之空虛止傳奉無例之官憫饑民之艱窘禁奏討有礙之地遵聖祖之訓每清早視朝法列聖之規日奏事二次疏入帝題之視朝奉事朕自加省織造絨褐內官使取回餘俱議行之

恆雨 謹按雨水過多為恆就中亦有成災不成災之別夫歲星之行各率其性而上下應之非必盡由人事史於大雨水患紀之本春秋重責己之義而野野家因是後陳災異異體不休失其旨矣今於正史但書大雨而無餘文者或雨而不至於水或言大而水在其中要之既無災證又非淫潦即亦略馬

甘露 謹按明史宋濂傳洪武初甘露降帝問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春秋書異不書祥為是故也

宋理宗寶祐六年三月詔自冬徂春天久不雨民失東作自四月一日避殿減膳甲中大雨 遼穆宗應歷十二年五月旱 命左右以水相沃項之罪雨 道宗壽隆末蕭文知易州時大旱百姓憂甚文禱之輒雨屬縣又會淫雨不止文復隨禱而霽是歲大熟 金章宗承安元年早命從市乃雨復市如常至四年早詔求直言避正殿減膳審理冤獄應奉翰林文字陳敷言四事其一邊民苦於寇掠其二農民困於軍需其三審決淹滯一切從寬其四行省官員例獲厚贖而沿邊司縣曾不及此亦干和氣致旱災之所由也帝是之

恆寒雪 金宣宗興定三年正月壬午大雪 時帝聞東掖有報五聲問左右知為丁夫葺器物庫廡舍上惻然因諭主者曰雪寒役人不休可乎姑止之 元太祖即位之四年六月丙酉封回國鴉斡之日雨雪二尺 時帝疑之耶律楚材曰元冥之氣見於感見克敵之徵

宋理宗景定三年五月丙寅雨雹 時監察御史吳昌壽論陰證狀其畧曰竊見立秋以來常陰為冷先一日大雨
 雹越翼日暴風至淫雨不止至於旬時早未壞於垂成脫稍傷於既頽特恐害於菜蔬無以供我軍實又聞天目一帶
 洪漫漂流水冒近畿是殆為兵為饑之證占書曰雨雹除舟陽也雷雨陰干陽也方金火之文而厥罰常雨此非陰或
 陽敵之兆乎今感令積弱不能以運掉三邊紀綱廢頽不能以操制諸將偏裨擅離部位而不知有國法士卒敢凌州
 縣而不知有朝廷此將帥之權太盛也道路流言謂宮廷宴飲頻為過差房閨妃嬪多著位號外廷之除授或倚於幽
 陰帥柄之請求軌通於中禁此女寵之過太盛也端平人材之盛諱無有小元祐之風不一二年初意漸擊君子則厭
 薄為無益小人則受憎而有才三凶囑託以潛歸二無競視而再起此舊人復用之漸也敵人初犯蜀口五郡為墟繼
 犯刑襄十州如燬將士行而不得歸婦子流徙而不得歸戰則恐士力之不強和則慮情敗之不實又况鄧均睦
 之冠導之以扣江春鞏松維之族誘之以輟平内外受敵殊可寒心此邊蕙籍發之證也凡此四端事形於下則變見
 於天證象孔昭擊成甚至伏望仰繩祖訓顧謀天命遠聲色戡宦寺以清宅心之源進忠良斥姦回以公用人之柄申
 明典章以重神將之法謹固封守以嚴備敵之防而三大臣各乃心各和乃政宮中府中毋使陟罰異同在邊廷
 母使細大備重君臣合德中外華心庶轉災咎為休科易陰掌而陽霽矣
 明成祖永樂十二年十一月金水河及大液池水凝具攔龍鳳花卉之狀奇巧特異帝賜屠臣觀之尚書呂震以為
 祥屢見請率百官表賀不許

景帝景泰五年春京師大雷詔求直言御史鍾同疏請朝兩宮復太子下廷臣議會禮部郎中章綸亦上疏帝怒遂綸
 者掠詞連同并逼認通謀而內終不服會大風雨沙下禁獄杖之斃年二百二十三

恒風

宋端宗景炎二年十二月丙子颶風壞帝舟

時帝至井澳颶風壞舟帝溺幾不救遂得驚死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二十四

物異考

四

元武宗至大四年三月丙申臨邊管者李邦雷得異於孔子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燭臺為鐵錐入地
 尺許邦雷惶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

恆陰夜悞附

金海陵貞元三年四月丁丑朔昏霧四塞日無光凡十有七日

元順帝至元四年四月京師晝晦 時荊州分城有鬼夜叫云苦也苦幾時況到襄陽府及早視之凡樹木皆用泥和
 豬狗血泥之

至正二十七年二月永州晝晦城中人舉燈而食雜樓於堦踰時方明 謹按王圻續考載文宗至正十七年秋七月
 京師晝晦不辨人物自旦至午方消如是者旬有五日二十一年四月朔日未沒三四年許忽然無光漸作復葉樣天
 昏黑如夜星斗燦然飯項方復舊天再開朗星斗亦隱又少時日乃沒

明忠帝建文元年七月癸酉燕王起兵風雷四起咫尺不辨人少焉東方露青天尺許有光燭地洞徹上下卷二百四

雷震

宋簡宗嘉定十七年七月丁丑雷 謹按王圻續考載正月地震大雷是春金人入蘄黃二州吏部侍郎兼侍讀彭龜
 年知事勢將變因極陳小人竊權號令不時之弊所奏極為剴切今考列傳龜年卒於開禧二年距是時已十有五年
 矣若焉考則載十四年己未雷起居即年子才上疏言元夜燈燄侈靡倡優下賤奇技獻笑媒污清禁上累聖德令震
 震示威願聖明覺悟天意可回帝納其言

明愍帝崇禎十六年五月癸巳朔雷震過夕不止次日見大廟神主橫榻而或反

物自鳴

物自鳴

宋簡宗慶元元年夏建昌軍民居木柱有聲如牛鳴者三日乃止

遼太宗同元年四月丙辰朔自汴州行次亦罔夜有聲如雷起於御帳

金陵征遇祝
金陵海陸正隆六年臨潢府閩空中有車馬聲 時仰視見風雲香霧神鬼兵甲蔽天自北而南仍有語促行者未幾海

世宗大定十三年八月丁丑夜空中有音樂聲

時彗試進士於憫忠寺夜半忽聞音樂聲起東塔上西達於宮考官

究顏佛前李曼等以為文運始開得賢之兆

明太祖洪武五年八月己酉徐溝西北空中有聲如雷十一年瑞昌有大聲如鐘自天而下 王圻曰或以為鼓妖次

年官民俱災又十三年三月貴州布政司使將延瓚言去年北征班師詔至思南府婺川縣大岩山有聲連呼萬歲者

三歲謂思遠達山川地震之徵禮部尚書呂寰請率君臣表賀帝以山谷空虛呼噪相應理或有之布政司不察以

為祥大臣不能辨其非皆事近阿諛非君子事君之道也不許

愍帝崇禎十六年冬建極殿鳩吻中有聲聲似鶉鳩曰苦若其聲漸大復作犬吠聲三日夜不止明年三月辛丑孝陵

夜有哭聲亦鼓妖也原二十五

人異

金太祖駐軍甯江人馬異狀 帝未即位時甯江駐高阜隨哈仰見太祖體如喬松所乘馬如岡阜之大帝亦視隨

哈人馬異常薩哈曰自所見太祖喜曰此吉兆也即舉酒醉之曰異日成功當識此也

哀宗正大元年有人衣麻衣望冰天大笑者三 有司拘而問之其人曰我先笑者笑詩天下將相無

人後哭者哀祖宗國家破滅至此也 有司議置重典帝曰今詔寧澤之士並許直言雖涉謫亦不治罪况此人言亦

有理正不應笑突闕下耳乃杖之

元順帝至正十年春有人伏麗正門樓斗拱中不知何自而至遠近觀之門射以白留守達於都堂上聞有旨令取

付法司鞫問至元劉州人問其姓名詰其所從來皆惘若無知惟妄言禍福而已乃以不應之罪答之忽不知所在

詩異 謹按童謠與詢自昔志之蓋語同天類事未形而機先動誠格物之君子所不廢也但小說諸家或彼此

相襲真代如出一口或術數相於事後強為傳會類皆不足徵信即載出正史如宋之紙錢使不行寒到五更頭語涉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三十四

物異考

五

識辨說証非若謠論出於自然者可比故舉從刑略

宋度宗咸淳五年都人以碾玉為首飾有詩曰京師禁珠翠天下盡琉璃

金章宗泰和八年童謠云易水流汴水流百年易過又休休兩家都好住前後總成留 至貞祐中舉國遷汴宣宗貞

祐元年衛州有童謠曰圍禁冬磨半年寒食節没人烟 明年正月元兵破衛城遂邱墟

元世祖初宋未下時江南童謠言若破白雁來過 當時莫喻其意及宋亡乃知指丞相巴延也

至正五年淮楚間童謠云富漢莫起樓貧漢莫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吳家國 十年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

動黃河天下反 王圻曰嗣賈魯治河渠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頰之變起

二十八年六月壬寅彰德路天甯寺塔忽變紅色時河北有童謠云塔兒黑北人作主人客塔兒紅朱衣人作主人

公

明太祖吳元年酌州民謠曰丞相做事專黃黃菜菜一朝西風起乾癟乾者 時張士誠弟偽丞相士信及黃敬夫

葉德新蔡彥文用事未幾蘇州平士信及三人者皆被誅

惠帝建文初年有道士歌於途曰莫逢燕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 已忽不見是蹟難之識也

英宗正統二年京師旱街巷小兒為土龍禱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墮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 說者謂雨帝者

與弟也帝弟同音城隍者耶王來還土地者復辟也

神宗萬曆末年有道士歌於市曰委鬼當頭坐如花福地生 北人讀者為稽加又轉音為魏忠賢客氏之兆

莊烈帝崇禎十七年流賊張獻忠興迴瀾塔有古碑云修塔余一龍拆塔張獻忠歲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紅妖連終川

北毒氣播川東吹蕭不用竹一箭貫當胸漢元興年丞相請葛孔明記 塔在成都東門外鎮江橋萬歷中布政余

一龍所修也獻忠破蜀毀之穿地取甄得碑上有篆書如此 本朝大兵西征獻忠被射而死時蕭王為將又有謠曰

郭臺復郭臺當探再出朱賊羅汝材自號當探乃其兆也

宋理宗朝宮妃鬻前後掩裙而長草地名趕上裙梳高髻於頂曰不走落足織直名快上馬粉點眼角名妝刺削童髮必留大錢許於頂左名偏頂或留之頂前束以采縵兒若博焦之狀或曰鵝角

明莊烈帝崇禎時朝臣好以紗縵竹篲為帶取其便易北方小民製帽低側其簷自掩眉目名曰不認親 其後寇亂民散途遇親戚有欲泣不敢言或掉臂去之者

射狄

金哀宗天興元年閏八月己未有箭射入宮中 謹按馬考載射狄始於周宣王訖於宋南宗慶元五年今考歷代史書惟上一條餘無可見原二十六

毛蟲之異

金太祖未即位時使烏色伐高麗為具於毬場以待捷音有二鷹渡水而至獲之 帝曰此休徵也克之必矣言未既而捷書至東大異之

熙宗皇統三年七月庚辰太原路進獮豸

元太祖十九年角端見 時帝至印度國駐軍饒門關有獸高數丈鹿形馬尾色綠而獨角作人言謂待衛者曰汝主宜早還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其名角端旌星之精也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聖人在位則此獸來書而至且

能日馳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也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告陛下願承天心有此數國人命實無

未聞獨角也軒轅獲飛禽而獨角漢武獲併角而五蹄又未嘗聞其善言能走也及聖祖誕膺天命而角端出馬一角所以明海宇之一萬八千里之涉所以示無遠弗屆也

明孝宗弘治十一年六月有熊自西直門入城 時郎中何孟春謂熊入城當備盜亦宜慎火宋紹興間熊抵永嘉城州守高世則以熊字能火戒郎中慎火果延燒廬舍此其兆也是年城內多大災

麒麟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二十四 物異考

明成祖永樂十三年麻林國進麒麟 高書呂震請表賀上曰翰林往日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朕則許之麒麟有無何所損益其已之

馬異

明成祖永樂十八年九月諸城進龍馬 民有牝馬牧於海濱一日雲霧晦冥有物蜿蜒與馬接產駒具龍文具色青蒼謂之龍馬云

羽蟲之異

遼太宗生時獵者獲白鷹人為瑞 天顯九年八月帝自將南伐伊喇嘉哩手接飛雁帝異之因以祭天地元順帝至元三年七月河南武陟縣鷹食蝗 時禾將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仰天祝曰甯殺縣尹毋殺百姓俄有

色鷹屠飛蝗食之

明太祖洪武十一年戊午元旦早朝有鳩鴉自天而墮見者異之

鳳凰

金章宗泰和二年八月丙申鳳凰見於磁州武安縣鼓山石聖臺 時有大鳥十集於臺上其羽五色爛然文多赤黃

結冠鷄項尾潤而脩狀若鯉尾而長高可逾人九子差小侍旁亦高四五尺禽鳥萬數形色各異或飛或躍或步或立皆成行列首皆正向如朝拱然初自東南來勢如連雲聲如殷雷林木震動牧者驚惶即驅牛擊物以驚之殊不可動

俄有大鳥如鵝鶩者怒來搏擊之民益恐告縣官以為鳳凰也命工圍之留二日西北去按視其處冀迹數項其色各異遺禽數千累日不能去所食皆巨鯉大者丈餘魚骨散地以其事告宗廟詔中外原七

龍蛇之異

宋端宗景炎三年四月有黃龍見海中 時衛王初嗣位方登壇禮畢御筆所向有龍擊空而上既入宮雲陰不見改元祥興升嗣州為翔龍縣

遼太祖神冊五年五月庚辰有龍見於伊喇山陽水上帝射獲之藏其骨內府 天顯元年七月辛巳平白于城上見

黃龍綵繞可長一里光曜奪目入於行宮

金章宗明昌五年七月丙戌有龍曳尾於殿前 是日天壽節

元順帝至正十五年七月鴛鴦城東馬橋上白龍掛烈風怪雨天闇黑如深夜壞民居百所大木盡拔木自半空墮下
悉折為二難以萬民亂飛溪水直立人皆叫號奔走不暇顧妻子龍由馬橋歷城北望太湖而去有聲如萬屋齊壓四
望黑雲洶湧失府城所在經一二時方開霽不一年為戰鬪之地凡龍所過處荆棘突煙視昔日之繁華頗如一夢

蝗

遼道宗壽隆四年七月南京蝗時蕭文知易州屬縣議捕除之文曰蝗乃天災當反躬自責於是蝗盡飛去遺者亦不
食苗散在畹芥間為鳥鵲所食

金章宗泰和八年七月庚子詔更定蝗蟲生發坐罪法乙巳頒捕蝗圖於中外 王圻曰釋者謂蝗蟲有甲飛揚之類
陽氣所生也恆賜則有介蟲之譴於春秋為蝻今謂之蝗劉敞云食虐取民則蝻與魚同占

明世宗嘉靖時帝嘗黃衣者數人陸辭南行其勢甚速學士楊一清曰黃者蝗也南方其有蝗乎是秋蝗果大起

原二百二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二十四

物異考

七

輿地考臣等謹按馬考因通典之舊以歷代郡國析於九州之中立法最善惟是馬叙千餘年之輿地故由秦漢以迄隋唐但分列各代之州繫以所屬之縣彼此不相聯屬至於宋而後汧流而上遞詳即縣沿革所自作一總滙良以開代多而積世久其勢繁雜數也續考始自南宋之末迄於明時在五六百年之中世數既近則不得援馬考案以前之例但分列郡縣名目而於因廢增者一無所及也且全唐之地宋與遼分馬氏之世遼更未出故沿革止詳宋地茲則遼史具在自當與宋分卷並列以著唐地西北諸州之歸宿宜可詳於宋而略於遼耶又金則南宋而北承遼實為元明一統之過脈尤宜詳注王績改馬氏以九州為綱之例舉各道為標已不可謂之續又以明之郡縣為主而繫遼金元舊跡於其下則是一代之輿圖而不得謂之考不但此也明為主而於直隸一路冠以大都路序代之先後當首述之號曰南京遠據明代之職方當號曰順天府而大都路乃助於元不知其義義取今仍以郡縣析入九州而以冀州為始並從宋嘉定開章與遼遼對而全唐之舊地沿革始定至各代序列體例悉遵馬氏之舊

古冀州

冀州為古帝都為實不言封略則以餘州所至即其境舜以南北地大分衡水為并州燕以北為幽州其在天文耶畢尾箕為趙燕之分野兼得秦魏衛之交宋屬河北河東兩路唐多內燕雲為遼所有至靖康盡入於金全廢跡之所即秦漢之遼東西即遼合燕雲建立五京金去中京增設中都咸平等路是在兩漢幽州部內惟元在徽外漢野萬里之地非禹迹所及而與遼接壤距唐松漠都護為近則亦以幽州順而撫馬明自成祖建都燕京元中書省為京師分設山西布政使司而邊境郡縣悉改為衛古稱西北神明之隩此其微也

宋初分天下為十五路天聖初為十八元豐又析為二十三宣和又建燕山雲中兩路所領州府軍監之數具詳前者自靖康以迄嘉定國勢日蹙中原陝右盡入於金東書長淮西割商秦之半以大散關為限所存者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西北西蜀福建廣東廣西十五路而已茲仍全列諸路綜其終始以表金元遞承之所自

河北西路府四州九軍五縣六十三 謹按宋志有天威北平二軍無承天軍天威北平已見馬考嘉定府并陞縣及

欽定續文獻通考詳節 卷二十五 輿地考

定州北平縣注二軍皆仍隸州府故宋志亦不別為標權但從附錄承天軍據馬考注亦未真定府地建而史無之若以承天即天威之誤則馬氏不應兩見豈史氏有漏失乎今從馬氏

河北東路府一州四軍三縣二十二 謹按前者河東路有大通永利二監序略云宋太平興國四年平太原以并州

河東路府三州十一軍七縣八十二 謹按前者河東路有大通永利二監序略云宋太平興國四年平太原以并州

又徙鹽務於平魯縣咸平四年建為監名永利是大通已改屬太原永利亦即在太原屬地明矣考宋時置監祇為鑄銅鐵煎鹽而設地即在本郡邑之中故馬氏不載而獨錄此二監豈以大通曾有領縣故耶然既歸太原則固不應別列與諸州齒

陝西水興軍路府一州一軍一縣八 謹按開喜自漢以來屬河東郡隋分立絳郡開喜隸馬唐改郡為州而開喜之隸絳如故後唐以河中府之稷山來屬加本州原隸七縣為八前者誤以稷山足七縣之數而反遺舊隸之開喜突於解州條下云五代漢以河中府解縣置州又以安邑開喜來屬不知開喜自何而來宋志殆仍其誤而不及詳與

又接前者大中祥符四年於河中府置鼎置慶成軍緣直隸京師而得與諸州並列益知前天威北平晉甯三軍之均受隸於州府故不特書非遺之也

京西北路州一縣六 謹按唐書河北道首孟州而懷州次之并志云古幽冀二州之域孟懷澶衛為姬豈分是孟州之宜入於此無疑而前者獨遺之若以所屬縣隸洛州應歸豫州河南府部內而豫州又復遺且一州遺而所屬

之六縣並沒所謂陽樊溫原之田竟安在平查六縣中惟王屋一縣前者見豫州之所自來分而注之至於汜水河陰地屬虢豫而以所領者為主又以少就多不得不然也亦前者此門之通例也 又按馬考此下附錄營平檀嗣幽涿順懿朔雲易應新儒武單于大都護府凡十六州一府蓋以為雖非宋而有宋與唐正朔相禮始存唐職方

之舊文耳自今觀之宋遼金三國興亡之介實繫於此蓋遼十六州而後國不可為宋惟用童蒙之誑貪復十六州而後與金併乃適以目禍金因之而并有河北河東諸路此其大較也今將叙遼與金輿地之沿革當從宋開燕

山前後路鞏端故根據宋志別為立綱疏目詳列於後至於單于大都護府則於宋無與故不錄

燕山府路府一州九縣二十六 謹按以上一府九州所謂山前九州也宋志宣和五年金以其地來歸內除景州經

州即薊州分設應歸薊州數內凡山前路復唐舊地燕涿檀易順薊六州雖不久仍入於金而來歸已及三載登入

宋版尚不為失實惟嘗平二州並未歸宋考之五代史石晉所略十六州曰幽州涿州瀛州莫州順州薊州

寰而無嘗平易三州蓋易州陷於宋雍熙四年不在石晉所略之數嘗平則唐逆藩劉仁恭以遺契丹原非失自石

晉所以宣和求地之時金亦以此為解固不與宋自不得以諸州曾一屬宋者為比然宋已於宣和四年預建虛號

設官遙領故宋志亦附於燕山府路之後今姑存之

雲中府路府一州八 謹按以上一府八州所謂山後九州也內武蔚於宣和五年歸六年陷雲靈朔於五年歸旋陷

其新儒媽歸化四州太約於平營一列名為遙鎮并未暫歸故一切從略

遼之先曰契丹居遼澤中當元魏時有地數百里唐初為大賀氏曰窟哥者窟食扶餘室韋等國地方二千餘里貞觀三

年置松漠都護府以其地建八部為州置刺史以窟哥為使持節督諸州軍事五代置遼其間地東西三百里置縣

四十有縣置令大祖代遙肇氏起臨潢遼之海陵號小水正合遼漢志西安平注曰縣北有小水也遼建

都馬東并渤海南取石晉所略燕雲十六州之地於是始大兄弟趙宋而朝吳越矣太宗以臨潢為上京幽州為南京

遼陽為東京聖宗城大定府為中京興宗升雲州為西京五京既具幅員萬里凡京五府六軍州城百五十有六縣二

百有九

上京道府一州十一縣三十城一 謹按遼史上京道蓋漢遼東郡西安平之地貞觀三年以其地置元州尋置松漠

都督府大率多於內州備治而又虜置不常近於遼太祖時州縣名悉非其舊欲確指其為唐時某地如饒樂歸誠

之屬蓋亦不可多得矣特其統名則在松漠之間隸幽營之部矣觀二史之志亦可粗得其崖略焉 又按遼州至

甯州十有六州所謂頭下城也頭下城者諸王大臣及諸部從征所得俘略人戶許各置州縣以居之惟帳帳諸王國

舅公主得建城郭餘則否朝廷賜州縣額其節度使命自朝刺史以下本土得以部曲充馬稅各歸頭下惟酒課

納上京鹽鐵司蓋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創業之初務以人實地今本土自得自建城收其賦稅則人爭用命而又

人自為守此雄鎮之略宜其凌厲五代抗衡趙宋而懼服吳越南唐幾有混一之勢也第既別為頭下州則與經制

之州微異故準遼志附於十一州之後

靜州 鎮州領縣二 河董城 靜遠城 皮被河城 招州 遼蘭主城 謹按三州四城遼西北防邊城也東

南至上京或十餘里或三十餘里視頭下諸城又如遼安茲準遼志以足上京一路云

東京道府八州五十七屬州二十一屬軍一縣八十城一 謹按天下郡縣附自兩漢立名者十之七八中間十餘年

或瓜分鼎峙或南北書疆名號紛加不可紀極至於隋唐一統而後漸就整齊故欲考郡縣之顛末必以漢唐為斷

自全唐之地分為遼宋魏與南北朝等遼東京路大率本唐所有而唐末衰亂中更渤海竊據改置郡邑多非其舊

中有為漢唐舊地可考之者必注明漢唐某地或曰漢置唐置而出自渤海大氏所建置則準漢書之例但云某曰

某府某州某縣不以創置之名子僭號者蓋以有創即有承以遼承唐與宋遼對所以明其規模之大而非一切偏安

者所得比也

中京道府二州六屬州十六縣四十二 謹按馬考燕山府有創幽都廣平三縣宋志無創幽都而有廣平都市三河

三縣創與幽都趕遼改名乃宣和五年自薊州來屬本在遼失無州之後此處自不應有惟廣平都市二縣則了無歸宿查唐志廣平注云天寶初析創置尋省至德後復與馬考合不知其後又廢於何年而史失之耳都市或即幽都之誤故馬考亦無之大抵即究乎縣地也

西京道府一州六屬六軍一縣三十一 謹按遼西南兩京即石晉所略十六州而宋宣和中所號為山前後路者是也內無瀛莫雲三州者蒙於後唐明宗時早歸入應州部而瀛莫則周世宗已復取之宋河間文安即此二州之地世謂十六州遼漢周宋不復者亦大槩石晉之辭未暇詳為別白耳

金之壤地包裏全遼遼出天山之外西臨積石孤山南左折而東迤臨洮至大散關取淮之中流為界而與宋為表裏天會八年太祖大破遼兵聲基王遜天眷八年即古海之地建號上京尋取十六州於遼取河北河東於宋建五京置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三十五

輿地考

十四總官府是為十九路其散府九節鎮三十六防禦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後復益州軍為州或升城堡寨鎮為縣是以金之京府州凡百七十九縣加於舊五十一城寨堡關百二十一鎮四百八十八當全遼盛時未之或逮也

上京路府一州三縣四司一縣六鎮二

咸平路府一州一縣十

東京路府一州六路一縣十九鎮五

北京路府四州十縣四十二鎮十寨堡五十六

西京路府二州十四縣三十六鎮九

中都路府一州十三縣四十九鎮七

河北東路府一州六縣十九鎮二十三

河北西路府三州七縣十鎮二十九

河東北路府一州十三縣三十九鎮四十堡一

河東南路府二州十縣六十九鎮三十關六堡七九

元起朔漠併西域臣高麗定南詔遂下江南而天下為一其地北踰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東南所至不下漢唐而西北則過之有難以里數限者矣世祖至元十三年平宋全有版圖立中書省一行中書省十有一路

一百八十五府三十三州三百五十五軍四安撫司十五縣一千一百二十七大抵以路領府府領州州領縣或有府視路而不隸路又有府與州皆不隸路而直隸省者此又郡縣之一變而後世幾不能越其範圍有具舉之莫之能廢

勢使然也

中書省路二十二屬府四屬州七十一縣二百三十八 謹按元志本路屬縣但云初隸宣德府中統三年來屬查金

志惟大同府有懷安天成二縣不知何時改屬宣德而高原威甯並無其名又查金撫州屬縣與此全異豈威甯即金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二十五 輿地考 三

威甯高原即金柔遠所改而豐利者入二縣集甯別升為路與又金宣德州元改順甯府亦不當云宣德府也

遼陽行中書省路七十一屬州十二縣十二鎮 謹按元志東甯路本高句麗平壤城漢樂浪郡地也唐征高麗拔平

壤其國東徙十餘里至元六年高麗李延壽寄以其地六十餘城來歸立東甯府後升為路據此則東甯即遼陽而別

為東甯考遼太祖破遼陽以為東丹國又置遼陽故城置東平即遼東丹國民居之是遼陽曾析為東平其後既建東

京則省東平入遼陽耳元仍析遼陽置此路以轄高麗新附之眾必以燕南已有東平路故名此為東甯理固宜然

也

征東行中書省府二司一勸課使五 謹按此以高麗國都置行省即以高麗王為之號左丞相兼分設官司亦即用

其國人如各路郡縣之置更入版者有異故元志附錄於各道行省之末

明太祖起淮右首定金陵以次削平諸夏其地東極朝鮮西接土蕃南至安南北距大磧東西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

南北一萬九百里於是改元行中書省為布政使司凡為直隸者二為布政司者十三府百有四十州百有九十三縣

一千一百三十八又聽廢府十九州四十七縣六而兩京都督府分統各都指揮使司十六行都司五留守司二衛四

百九十三所二千五百九十三守禦千戶所三百一十五又土官宣慰司十一宣撫司十安撫司二十二招討司一長

官司一百六十九蠻夷長官司五用以安內禦外經理蕃密矣

北直隸府七直隸州二屬州十六縣一百六

萬全都指揮使司統上都路衛十五守禦千戶所四堡五

北平行都指揮使司衛三十二守禦千戶所三

遼東都指揮使司衛三十 謹按明萬全北平遼陽三都指揮使司在元為上都興和二路及遼陽行省之地內

惟保安與府仍舊州名分隸北直山西餘則盡廢郡縣改為衛所凡沿革可考者已各條折注明除淨州路省東勝

外惟有砂井一府志無明文不知者入何地至於合蘭府碩達勒達等路入明置都司一衛一百八十四所二十雖立

官長大率僅存空名故與凡立衛所而無實地者並據明志不錄

山西布政使司府五直隸州三屬州十六縣七十八
山西行都指揮使司衛十七守禦千戶所六
河南布政使司府三屬州一縣二十原二百三十九

古兗州

兗州東南據濟西北距河自二漢以後迭置兗州馬氏謂其所領郡國非盡古州疆域多有侵溢然漢理昌邑在宋為濟州金鄉魏晉理厚邱在宋為濮陽雷澤劉宋理滑州在宋為滑州靈河即皆不出河濟之間則禹跡之舊居然可按也前考一以禹貢為據其在天文管室壁為衛之分野兼得魏宋齊趙之郊矣以其地屬京東京西河北諸路建炎後沒於金分為河北山東及大名三路至元直隸中書省明成祖建都燕京以河間之景滄二州及大名府開州隸京餘屬山東布政使司但兗地與真徐豫三州接壤故其地往往錯見如成安非兗地而入載禹城非兗地而別屬之類大都以其所領者為主而屬邑則不復割裂馬氏所謂本非州之區域則以鄰接附入者是也

宋京西北路州一縣四

京東西路府一州二縣十四

河北東路府二州六軍一縣四十九

河北西路州一縣二

金河北東路州二縣十一鎮十五

河北西路州二縣四鎮四

山東東路州二縣七鎮十九

山東西路府一州四縣二十一鎮四十一

大名府路府一州三縣二十鎮二十三

元中書省路三州六屬州八縣五十八

欽定續文獻通考

輿地考

四

明北直隸府一屬州三縣十六

山東布政使司府一屬州九縣三十四 謹按此卷編次古兗州地而宋金元三朝郡縣中皆無兗州之名蓋自隋改兗州為滑州後雖復為兗州旋即廢罷唐亦相仍為滑州而宋因之又自唐迄宋別置兗州於古徐州之域而古兗州之名實愈湮於無可別白馬者雖據禹貢以濟河之間為兗其後來改置之兗州則歸入於徐州而後古兗州之在此而不在此較然明矣今於金元二朝悉從馬氏之例惟明以兗州領濟鄆二州則不得不於二州之上出其府名而仍於徐州部內詳載其所屬州縣之數所謂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可移也

古青州

青州東北據海西南距低其境直跨海去舜因分置營州凡遼東樂浪元菟等郡悉屬其考之天文虛危則齊之分野宋屬京東東路全為山東東路元直隸山東布政使司此皆與海相接者也若夫跨海而東其地應歸青州者據晉地理志勞分燕北為幽州而前後漢書遼東郡並隸幽州部內則古已併營而入於幽矣

宋京東路州六府一縣三十一

金山東路府二州六縣三十六鎮五十五

元中書省路三州一屬州六縣三十一

明山東布政使司府四屬州三縣三十八

古徐州

徐州東至海北距岱南及淮其在天文奎婁為魯之分野兼得宋齊吳之交宋分為京東淮南諸路全改屬南京及山東東西三路其海泗二州屢得屢失元以其地隸中書省明惟兗州呂州隸山東布政使司餘州悉屬南京但徐州屬邑往往侵溢他州如濟陰定陶等縣割載豫之曹州鉅野鄆城等縣割載兗之濟州考濟州至元代又增豐沛等縣則更兗而南矣特改歸本州其餘壤地相錯者則仍馬氏之舊云

宋京東西路府一州一縣十二

京東東路州一軍一縣七

淮南東路州三軍三縣十五

金南京路州二縣八鎮十四

山東東路州三縣十鎮九

山東西路州四縣十三鎮六

元中書省路一屬州六縣二十二

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府一屬州六縣十三

明南直隸州一屬州四縣十

山東布政使司府一屬州二縣十五

古揚州

揚州北據淮南距海其在天文斗為吳之分野兼得楚及南越之交當宋全盛時為淮南東西江南東西兩浙及福建諸路而廣南之潮州梅州亦屬其境南渡後遷都臨安與金以淮流為界惟壽州下蔡二縣沒於金然下蔡在淮北本古豫州地故全揚之域金皆無與馬元以其地隸河南江北江浙江西等省明太祖發迹金陵建南京於應天府統府十四餘屬江西浙江福建布政司兼得河南湖廣之地北宋元明揚州疆域之大畧也若其南廣東廣西二路皆非禹跡所及故馬氏置之南越部中但宋後開拓日多如雲南諸境皆在九州之外必盡分卷別叙似非以九州為綱之義茲準馬氏闡接附入之例劃其境連揚州者詳載於後

宋淮南東路州六軍一縣十八

淮南西路府一州六軍一縣二十九

江西南路府二州五軍二縣四十三

江西南西路府一州六軍三縣五十三

浙西路府州二軍一縣三十九

浙東路府三州四縣四十二

福建路府一州五軍二縣四十九

廣南東路州二縣四

揚州南境 謹按以下所載郡縣自廣州至新州屬廣南東路自高州至萬安州屬廣南西路馬氏並列南越部中茲準郵接附入之例詳載本州然其地在九州之外故特標南境以別之後荆揚二州倣此

廣南東路府三州八縣三十六

廣南西路州十軍二縣二十一

元河南江北行中書省路六府一屬州十縣五十一

江浙行中書省路三十府一州二屬州二十六縣一百四十四

江西行中書省路十二州屬州十三縣四十七

揚州南境 謹按以下所載郡縣自廣州路至梧州皆屬江西行省兼設廣東道宣慰使司及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因提明於前故此但標行省而不復列宣慰廉訪之日

江西行中書省路六安撫司一軍三縣二十二

湖廣行中書省路三安撫司一軍三縣二十二

明南直隸府十四州三屬州七縣八十四

河南布政使司屬州一縣四

江西布政使司府十三屬州一縣七十七

湖廣布政使司屬州一縣二

浙江布政使司府十一屬州一縣七十五

福建布政使司府八州一縣五十七

廣東布政使司府一縣十一

廣東布政使司府八州一屬州六縣六十四

原二百三十二

古荆州

荆州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其在天文分野最為楚之分野兼得韓秦之文宋平荆湖及蜀分為荆湖南北二路及夔路之施黔思播等州他若京西之鄧州信陽軍淮南之黃州江南之興國軍廣南之連州皆屬荆州境內元以其地隸河南江北湖廣二省間有屬四川江西者惟漢洞諸蠻別立思播二安撫司以統之明分黔州隸重慶府應歸古梁州地餘屬湖廣布政司居多而思播二州改立郡縣則又分屬四川貴州二布政司至河南之信陽州廣東之連州並依馬氏叙入此宋元明荆州疆域之大略也若其南廣西之地乃荆揚二州徼外茲據一統志割南越之境連荆州者附載於後

宋荆湖北路府三州九軍三縣五十六 謹按宋地理志序云自崇甯以來益梓夔黔廣西荆湖南北建州軍關城寨堡紛然豈可勝紀故前者於元符崇甯間州軍多所別擇其所須關城若堡悉置不載非徒以數不可紀亦由改廢不常故也其置自元豐以前者雖間有之馬氏亦復從略以就體例他如夔州縣為城岩及升岩堡為縣則附見註中今並從之

荆湖南路府一州六軍二縣四十二

京西南路州一縣二

京西北路軍一縣二

淮南西路州一縣三

江南西路軍一縣三

廣南東路州一縣二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二十五

輿地考

六

夔州路府一州四縣九

荆州南境

廣南西路府二州十七縣五十九

元河南江北行中書省路三府三州一屬州一縣二十八

四川行中書省府一屬州一縣二

江西行中書省州二縣二

湖廣行中書省路十七府二州四安撫司十一屬州十二縣六十四

荆州南境

湖廣行中書省路十二府一州九安撫司一縣五十三

明河南布政使司屬州一縣一

湖廣布政使司府十三州二屬州十三縣九十七

湖廣都指揮使司

四川布政使司府一屬州一縣四長官司二

廣東布政使司屬州一縣二

荆州南境

貴州布政使司領府十宣慰司一屬州九衛十二縣十七長官司七十六所十三

廣東布政使司府一屬州一縣一

廣西布政使司府十一州九屬州三十九縣五十五長官司四

原二百三十三

古豫州

豫州西南至荆山北距大河其在天文分野七星張為周之分野房星為宋之分野晉解參為魏之分野角亢氐為韓之

分野兼得秦楚之文亦仍五代都於汴豫州之地俱為京師輔郡置京東路京西路兼得陝西路淮東路南渡後俱沒於金惟京西之襄陽均隨襄陽光化等地金不得有其餘故隸南京路及山東京兆一路元以單帶二州隸中書省餘則盡隸河南江北行中書省明隸河南布政使居多而湖廣之襄陽均隨南京之棧毫山東之曹州並屬其境雖有錯見荆徐之地然以所領之郡為主則鄰接者皆得附載故並依馬氏叙入

宋京西北路府四州三縣五十六

京西南路府一州四軍二縣二十一

陝西永興軍路州二縣十二

京畿路府一縣十六

京東西路府二州二軍一縣十七

淮南東路州一縣七

金南京路府三州十七縣一百鎮八十四

山東西路州一縣三鎮一

京兆府路州一縣三鎮五

元中書省州一關州一縣七

河南江北行中書省路三府三屬州十六縣九十

明南直隸屬州二縣二

山東布政使司屬州一縣二

河南布政使司府五州一屬州八縣七十三

湖廣布政使司府一屬州二縣七

古梁州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二十一

輿地考

七

梁州東據華山之陽西距黑水在天文兼秦之宿亦秦之分野又得楚之交宋平孟蜀畫得其地分為利州夔州成都潼川四路而陝西路之商州京西路之房州並屬其境南渡後乃割商州與金至元以房州隸河南餘屬四川陝西二省明仍元舊惟南湖廣鄖陽一府此宋元明梁州疆域之大略也若其南滇黔之地宋時並沒於蠻元憲宗始立雲南行省明分隸雲南四川貴州三布政司本非禹跡所及但考漢書地理志並州郡滇池有黑水祠黑水為梁州界而滇池有祠是凡滇池毗連之域並應參列梁州此亦馬氏鄰接附入之意也

宋利州路府三州十三軍一縣六十三

陝西永興軍路州一縣五

京西南路州一縣二

夔州路府二州五軍三監一縣三十四

潼川府路府三州八軍三監一縣六十

成都府路府三州十軍二監一縣六十五

金京兆府路州一縣二

元河南江北行中書省 屬州一縣二

陝西行中書省路一州七屬州四縣十四宣撫司一軍民府一

四川行中書省路九府二屬府三屬州三十五屬軍一縣八十 上羅計長官司 下羅計長官司 元地理志云上羅計乃古夜郎境下羅計境近高黎與叙州長甯軍相接均為西南夷族前代置之化外宋設長甯軍十州族姓俱效順各命之官其後分姓他居遂有上下之分蓋亦與唐羈縻之以為西蜀後戶屏蔽至元十三年襲夷宣撫皆順引本部苗得賴阿富等內附尋授得賴阿富上羅計千戶得賴箇下羅計千戶二十二年諸夷皆叛惟本部無異

志

梁州南境

雲南行中書省設南古滇王國漢武置益州郡漢置南郡蜀為姚州後漢姚州南詔路五十府三屬府三屬州五十四縣四十九

中慶路 謹按元志中慶路本唐姚州南詔開羅鳳叛取姚州其子鳳伽異增築城曰拓東六世孫泰豐格改曰善闡歷五代迄宋黨廢而已元世祖征大理凡收府八善闡其一也郡西部三十有七考唐書裏語王為認其酋長有六自號六詔曰蒙越折浪穹遠賧施浪蒙舍蒙舍詔在諸部南故稱南詔都羊咄咄城別都曰善闡府其王家氏闡中賜其王皮羅閣名歸義是時五詔歸義獨強乃併羣蠻破吐蕃合六詔為一天子冊為雲南王自直咄咄治大和城歸義死開羅鳳立姚州太守張度陀多所求由是忿忿發兵攻殺度陀取姚州嶺南節度使鮮于神通自將討之大敗引還會安祿山反開羅鳳因并取雋州廣德初其子鳳伽異築拓東城鳳伽異前死子異牟尋嗣立復治直咄咄城後內附與四川節度查果共破土蕃異牟尋之孫豐裕復叛豐裕死垣鋒首龍立僧號建元自號大禮國數自將紀成都能之子曰法法之子曰齊化建元中遣使款黎州修好昭宗不答後不復通據此善闡府亦未見即為拓東城所改大禮之改為理則自石晉時段氏也

微里軍民總管府 謹按王圻續考云元征交趾經蠻地車里部降之因置微里路考元志大德中雲南行省言之微里地與八百媳婦牙相錯勢均力敵今大微里已降小微里復控扼地利多相殺掠大微里日與相拒乞別置帥招其米附以為進取之地乃立微里軍民總管府是元已立微里路於前而此處無路字乃專為小微里而設也又元宋置宣慰涼川及取當弄二州志並夾載附錄於此

廣南西路宣撫司 謹按廣南西路元志羅兀沿羊王圻續考云宋時名特屠道價智高之裔居之至元中立宣撫司領路城等五州後來宋路城上林羅兀三州惟安南高雷二州元志俱失載 孟傑路 謹按王圻續考云元遣使招附八百媳婦宣八百等處宣慰司又云八百媳婦請官守置木安孟傑二路於其地考元志但有孟傑一路而無八百宣慰司及不安路又明志元置孟傑路云八百宣慰司志亦不載大抵元史多有漏失今特並存諸說以備考 元江路 附錄地名風俗 謹按元江路有羅擊烏龍步日思麼羅五羅陀步騰步竭台威台陽設樓你陀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二十五 輿地考

十二部又有虧容句溪處甸和泥路案版寨等名今志只列步日烏龍二部其餘並闕 烏撒烏蒙宣慰司 謹按元志烏蒙部有六曰烏撒部阿頭部易溪部易娘部烏蒙部閩時部後靈折怒強大益得其地因取遠祖烏撒為部名至元十年始附十三年立烏撒路又按王圻續考也一統志並有烏蒙路亦至元中置元志不載然元志亦不於宣慰司外別立烏撒路蓋其統轄之官而兩路在其中也 謹按梁州南境並屬微外夷地在漢為益州兼屬牂牁越為三郡自唐至宋為峽氏所據元志崇滅之全齒羅鬼媯中相繼歸附至元中列為郡縣

明陝西布政使司府一州一屬四縣二十

四川布政使司府八州六屬州十五縣一百有七

湖廣布政使司府一縣七

梁州南境

四川布政使司府四衛五所八長官司十

四川行都指揮使司 建昌衛軍民指揮使司領十戶所四長官司三 甯番衛軍民指揮使司領十戶所一

雲南布政使司府二十一州三宣慰司九宣撫司四安撫司六屬州四十二縣二百七十

貴州布政使司府一屬州三長官司六縣二百

古雍州

雍州西據黑水東距西河其在天文東并與鬼為秦之分野兼得魏趙之文宋為陝西路及河東路慶曆初分陝西緣邊為秦鳳涇原環慶鄜延四路熙甯間又於金分為京兆鳳翔鄜延慶原臨洮五路而鄜州沒麟府西安六州定邊懷德震武三軍割與西夏平金滅夏盡得其地分立陝西甘肅二寨內麟府二州併入葭州應歸翼州部內若嶺此一

路雖非禹跡所及然以境相鄰接故亦附入本州至明和甯及亦集乃元刺海三路並屬邊外餘隸陝西布政使司及行都指揮使司其地西接羌戎素而武勇控馭之方蓋自古重之矣

宋陝西永興軍路府一州十三軍三縣七十二

陝西秦鳳路府一州十七軍五縣四十六

河東路州三縣四

遼西京道州二軍一

金京北府路府一州四縣三十一鎮三十六

西京路州三縣四鎮二

鳳翔路府二州四縣三十三鎮三十六

鄜延路府一州五縣十五鎮四

慶原路府一州五縣十九鎮二十三

臨洮路府一州六縣十五鎮六

元陝西行中書省路五府四州十九屬州八縣七十三

甘肅行中書省路七州二屬州五

雍州北境

嶺北行中書省路一

和寧路一地名和林元初建都於此

立元昌皇慶元年更名

謹按嶺北統路一元世祖遷都後此為巨鎮常以勳舊領之其地本非禹跡所

及以在雍州之北故即附於其後

明陝西布政使司府七州一屬州十六縣七十六衛十所五

陝西行都指揮使司衛十三所四原二十六

欽定續文獻通考詳節

卷二十五

輿地考

九

四裔考 臣等謹案馬考各述其國俗與夫土文通者所以誌區寓之攸分也輒指夷貢五服周官九畿皆為侯甸以迄要荒自古疆域視政所及為限而聲靈之所震疊德化之所覃被則荒徼絕域深責畢至國經載記由來尚矣若乃淮徐吳楚在成周齊為蠻夷孟子謂僻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上天為天神聖固不擇地無足為諱者彼鴻溝判東西長江限南北夷秦唐文相詆諆平而牆方隅自域益出自史氏拘墟之見高視所謂大無外之規乎 聖朝肇興東土本金源女直境寄居其地而非其郭追戎 烈祖奄一區于渤海內外悉王悉臣幅員之廣亘古未有前代所列為四裔者今則盡隸版圖制同郡縣自不得更以徼外目之第歷代史冊惟就一朝形勢以為畦畛據事直書用志潔華採綴舊文之象之 大清一統志以徵往代紀載之實且昭 聖朝會同之盛焉

東夷

高麗

高麗 證案高麗即朝鮮馬考載高麗事終於宋甯宗慶元五年七月詔禁商人持銅錢入其國蓋絕之也若高麗與遼相為始約一百餘年天祚帝天慶十年遠乞兵於高麗以禦金人責之未幾而遼亡

金穆宗時時高麗始通使 時威厲有疾高麗有善醫者居女直之元頭部使視視之即愈乃送之歸因謂高麗人全部屬日強兵益精得平世豈憂於高麗王聞之乃通使康宗御時高麗發金使者阿果星樞二人太祖將兵大破之遼國其城高麗復請和許歸亡入之民罷九城之戍後所侵故地遂與之和太祖咸國元年九月克遼黃龍府遂攻保州保州近高麗通使高麗歸土至是盡降

元太宗三年八月命將薩喇達征高麗設官分鎮所取四十餘城之地而還 世祖中統元年三月命高麗世子佛歸國為王 元史外夷傳曰高麗之與國耽羅元世祖既臣服高麗以耽羅為南宋日本衝要亦其注意至元十年命將平之即其地立耽羅國招討司 明太祖即位之元年遣使齎書賜高麗國王 二年對高麗國王題為王秋帝以顯惟知崇信佛氏故以書諭之大略謂王公設險未嘗去兵民以食為天國必有出政之所因賜六經四書通鑑

欽定續文獻通考詳節

卷二十六

四裔考

成祖永樂元年朝鮮許克服書稱許之 帝嘉其能慕中國禮賜金印書覲及經籍綵幣十二月又從芳遠請立其子 祔為世子

宣宗宣德八年朝鮮許遣子弟入學不許

神宗萬曆二十年七月以朝鮮被倭難命出師東征 先是倭酋平秀吉者薩摩州人初隨倭關白信長會信長為其下所殺秀吉遂統信長兵自號關白刺降六十餘州朝鮮與日本對馬島相望時有倭夷往來五布十九年十一月朝鮮奉平秀吉書言明年三月入犯詔兵部申飭海防至是年五月秀吉遠分浪帥行長清正等率舟師運釜山鎮灣渡臨津時朝鮮承平久兵不習戰恥又酒飽馳備騎奔夷作難卒屢自潰松島王城今次于瑾攝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州領內屬部議令駐劄險要以待天兵國恢復而已時倭已入王京毀壞墓剽王子陪臣割府庫八道幾盡沒日暮且渡鴨綠江請援之使倭釋於道廷議以朝鮮為國藩籬在所必爭由是出師東征并有封賞之議自倭亂朝鮮七載後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朝鮮與萬國近無勝算至二十六年七月平秀吉死而禍始息 王折曰高麗分八道中曰京畿東曰江源本瀋州地西曰黃海道朝鮮馬韓舊地南曰全羅本并轄地東南曰慶尚乃辰韓地西南曰京清皆古馬韓城東北曰咸鏡本高麗古地西北曰平安本朝鮮故地其忠清慶尚全羅三道地廣物眾州縣雖巨最為富庶俗尚詩書人才之多倍於諸道平安咸鏡二道境接嶽嶺尚高馬兵卒精強東南西溯海北隣女直西北抵鴨綠江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

日本

元世祖至元三年八月遣使往日本 先是元年從高麗人趙舜等言以日本國可通擇可奉使者至是命兵部侍郎赫德等充國信使持國書通由高麗高麗國王程達使導詔使往不至而還十一年三月命以舟師征日本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整又矢盡惟擄掠四境而歸十七年二月日本殺國使杜世忠等十八年正月命日本行省石丞相阿爾哈石必花完兀虎及征東元帥質都洪察珠爾等率十萬人征之行省官議事不相下全師盡喪數萬之眾得還者敗卒於關者莫萬五千人耳 明史外國傳曰日本古倭奴國宋以前皆通中國朝貢不絕元數遣使招之不至乃

命丹師征之至五龍山遭暴風軍盪盡後終元世未嘗通明與方國珍張士誠相繼謀服諸豪亡往往糾島人入寇山
東濱海州縣

明太祖洪武二年三月遣行人楊載往日本詰以入寇之故其王良懷不奉命復寇山東掠溫台明州旁海民遠寇
福建沿海郡三年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實讓之良懷禮遇甚優遣其僧表稱臣且送還被掠人口帝念其俗僑佛
可以西方教誘之乃命僧祖闡等至其國人頗敬信而王則傲慢無禮拘之二年而後還京時良懷年少時明者與
之爭立國內亂又頻入寇掠命移懸賞之自後惟厲謀逆欲藉日本為助乃厚結常波衛指揮林時伴奉賢罪謫居日
本令交通其君臣尋奏復舊職遣使召之其王遣僧如程率兵四百餘人詐稱負貢且獻巨燄藏火藥刀劍具中既至
而惟庸已敗計不行越數年其事始露乃族賢而怒日本決意絕之專以防海為務後者祖訓列不征之國十五日本
與馬自是倭使不至而海上之警言亦漸息

成祖永樂三年十一月日本王源道義遣使獻賦俘於朝

世宗嘉靖二年五月議總倭使 時其使宗設先抵寧波未幾米素齋偕瑞佐復至互爭真偽素齋贖市舶太監賴恩
宣時坐素齋於宗設上船後至又先為驗發宗設與之關嚴瑞佐焚其舟逆素齋至紹興城下素齋匿他所免凶
黨還寧波所遇焚奪船出海都指揮劉錦戰沒二十三年巡按御史高節請治沿海文武將吏罪罪嚴禁姦家交通
內地諸盜利其交易多為之憂宗終不能盡絕二十六年十一月倭犯寧波二郡大肆殺掠二郡將吏並獲罪時各
島諸倭咸嘗掠濱海盜民又往往勾之浙江巡撫兼制福興等軍事米繼乃嚴為申禁發交通者不俟命輒以便宜
斬之由是新聞大姓素為倭內主者失利而怨欲做又數騰疏於朝顯言女姓逼倭以故浙間人皆怨之而關尤甚
巡按御史周亮聞疏上疏詆劾請改巡撫為巡視以殺其權其在朝者左右之竟如其請又奪賊官羅織其擅殺
罪按自設自是海禁復弛亂滋甚三十二年三月諸倭大舉入寇初浙江設市舶以中官主之駐寧波帝即位盡撤
中官并撤市舶海濱交逐逐其利始植商主之及嚴禁交通逐移之貴官家負其益者忿其害急則以危言嚇之
或又以好言給之倭畏其資不得逞已大恨若汪直徐海陳東麻葉革素置其中以內地不得逞恣寇海島為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二百六 四裔考

主謀倭聽指揮入寇海中巨盜遂製倭服飾旗號並分艘掠內地無不利倭患日劇廷議復設巡撫三十一年七月
以僉都王守任之而勢已不可撲滅至是汪直勾引諸倭連艦數百蔽海而至浙東西江南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
三十二年以李天寵代守又命兵部尚書張經總督軍務徵兵四方協力追剿

三十四年九月官軍殲倭賊於楊林橋

四十年浙東江北諸倭寇以次平 明年十一月倭興化府大殺掠移據平海衛遠近震動亟徵俞大猷戚繼光劉

綽諸將合擊之其侵犯他州縣者亦為諸將所破福建亦平其後經總憲戚繼光之禍海防頗飭賊來輒失利其犯廣東
者為蕞爾梁本夢勾引勢尤猖獗總督陳璘奏軍數之斬首千六百餘級沈其屍百餘艘本夢亦授首帝為告朔邪
廟宣拔受賀

神宗萬曆十九年倭酋臨朝鮮命出師東征 日本故有王具下稱關白者最尊時朝鮮倭倭酋關白平秀吉聲言明
年來犯不知其謀已也二十年倭陷朝鮮中國亦畏師屢餉詎一載關白死禍始休終明之世倭候之禁甚嚴關卷小
民至指倭相言罵甚以孽其小兒女云

雞籠山 明史傳曰世宗嘉靖末倭寇擾閩大將戚繼光敗之倭遁居於雞籠山之淡水洋其營林道統從之已
道新懼為倭所併又懼官軍追擊揚帆直抵洋攪擾其邊地以居竄道竟港而雞籠建德英掠國破初悉沿海濱既
遭倭難稍避居山後忽中國漁舟從炮施瀝至遂往來通販以為常高歷末紅毛番泊舟於此因事糾聚設關開
稱臺灣高宗禎八年給事中何楷陳時海之策言自袁進李忠楊稼楊象斯象龍李魁等鑄斌劉香相繼為亂海上嚴
無寧息今欲球寇氛非墟其窟不可其窟離何臺灣是也臺灣在澎湖島外距滬泉止兩日夜程地廣而險初實民時
至其地規魚鹽之利後見兵威不及往往聚而為盜近則紅毛築城其中與姦民互市此然一大部落墟之計非可
干戈從事可也通海之徒俾佛紅毛無從謀利姦民無從得食出兵四起我師乘其虛而擊之可大得志紅毛舍此而去
然後氛可靖也時不能用

佛郎機 明史佛郎機傳曰嘉靖四十四年偽稱滿剌加入貢已改稱滿都麗芬守臣以聞下部議言必佛郎機

飯託乃邨之萬里中破城呂宋盡擅閩粵海上之利勢益熾至三十四年又於隔水青州建寺高六丈文閣啟奇闕非中國所有知縣張大猷請毀其高壩不果明年番禺舉人盧廷龍請盡逐澳中諸番出居浪白外海遂築墩故地當事不能用番人既築城聚海外雜番廣通貿易至萬餘人吏其土者皆畏懼莫敢詰詰甚有利其實貨伴整而陸許之者總督戴耀在事十二年養成其患番人又潛匿倭賊敵官軍四十二年總督張鳴岡撤番人驅倭出海因請申明約束從之居三年設參將於中路雍福營調千人戍之防禦漸密天啟元年守臣慮其終為患遂監司馮從龍等毀其所築青州城番亦不敢拒其時大西洋人來中國亦居此澳蓋番人本求市易初無不軌謀中國展之過甚迄不許其朝貢又無力以制之故議者紛然然明之始世此番未嘗為變也 按明史佛郎機傳鏡在香山縣南虎踞門外先是暹羅占城爪哇琉球沅泥諸國互市俱在廣州設市船司領之正德時移於高州之電白縣嘉靖十四年指揮黃慶納賄請於上官移之壕鏡廠輸課二萬金佛郎機遂得混入高林飛渡橋比相望閩粵商人趨之若 久之其來益眾諸國人畏之遂專為所據矣

美洛居 明史傳曰神宗萬曆時為佛郎機所攻其酋敗請降乃宥令復位歲以丁香香充貢不設戍兵而去已紅毛香橫海上知佛郎機兵已退乘虛直搗城下執其酋詰之曰若善事我我為若主殊勝佛郎機也酋不得已聽命復位如故佛郎機聞之大怒率眾夾攻迫為華人所殺時紅毛香雖據美洛居第一二歲率眾返國既返復來佛郎機面于既喪位欲竟父志大舉兵來奪值紅毛香已去遂敗美洛居報其首立己所親信主之無何紅毛香又破其城 佛郎機所立苗而立美洛居故王之子自是廠構兵人不堪命華人流寓者遊說兩國令各罷兵分圖中萬老高山為界山以北屬紅毛香南屬佛郎機稍休息而美洛居竟為兩國所分

渤海新羅傳略

遼國扶餘府次年正月拔其城誅其守將遂國輝軍城誅謀索蒙牟率僚屬三百餘人出降帝優禮而釋之改渤海國為鄚大建輝軍城為天福冊太子倍為人皇王以主之 按契丹國志四至臨國謂東南至新羅國西以鴨綠江東入里黃土嶺為界至保州一十一里若赫獨則謂為東北境與鐵驪為界無君長統轄春夏居室中秋冬則穿地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二十六 四裔考

為洞深可數丈居以避寒不進言契丹亦不爭戰惟以細鷹等與丹契交易西南至上海五千五百里而濊貊則不載 哈斯罕鐵驪博羅滿達烏舍富珠哩 按渤海以下諸國王圻蹟考皆判為東南而長今考遼之建國東至高麗南至安登萊州西至雷中府北至蒙古以契丹國志地理圖及新國四至考之則渤海新羅赫靺靨在其東鐵驪烏舍在其東北故改附於東夷之後卷二百三十七

東南夷

琉球三嶼 謹按琉球在南海之東漳泉與福四州界內澎湖諸島與彼相對天氣晴明時望之隱約若煙若霧西南北岸皆水至澎湖漸低近琉球則謂之落澄澄者水趨下而不同也凡西岸漁舟到澎湖以下遇颶風發濤流落澄回者百一蓋琉球在外夷最小而險云 又元史外國傳曰三嶼國近琉球世祖至元三十年命遣人招誘之平章此事巴延等言此國之民不及二百戶時有至泉州為商賈者去年軍船入琉球過其國人餉以糧食館我將校無他志也乞不遣使從之

明太祖洪武五年正月命以即位建元詔告琉球 琉球國有三王曰中山曰山南曰山北皆以尚為姓而中山最強是年遣行人楊載使其國至九年夏前所遣刑部侍郎李浩自其國歸言琉球不貴鐵鑄惟青磁器鐵釜自是賞者多用諸物二十五年中山山南王從之及察官于管肆業國學二十九年春命山南生肆國學者歸者復來中山亦遣察官于及女官生姑魯妹二人先後來肄業其風華風如此 王圻曰其國有大琉球小琉球

和蘭

又名紅毛番地近佛郎機永樂宣德時鄭和七下西洋歷諸番數十國無所謂和蘭者其人深目長鼻髮眉鬚皆赤足長尺二寸頰骨倍常時福楚商人歲給引往販大泥呂宋及咬咽吧者和蘭人就諸國轉販未敢窺中國自佛郎機市香山據呂宋和蘭聞而慕之 三十二年七月和蘭船駕艦抵澎湖 海澄人李錦及蔡西潘秀郭雲文居大泥與和蘭人習語及塔中國事錦曰若欲通貢市無若漳州者漳州有澎湖嶼去海遠誠奪而許之貢市不難成也其酋麻章即曰守臣不許奈何曰稅倍高案嗜金銀甚若厚賂之彼時疏上聞天子必報可苗曰善錦乃代為大泥國王書一移案一移兵備副使一移守將俾秀

震奮以宋守將闖拱聖大駭曰當軍事整秀於獄裏遂不敢入初秀與苗約入關有成議當遣舟相聞而苗不意不能待即駕二大艦直抵彭湖時汛兵已撤如入無人之墟遂伐木築舍為久居計歸亦潛入漳州偵探詭計被獲送還當事已廉知其狀計繫獄已而議遣二人論其首選國許以自贖且拘虎與俱三人既與苗成約不欲自彰其失第云我國高休遠未定而當事所遣將校皆庸劣獻忠黨微往論者乃多攜幣帛食物觀其厚酬海濱人又潛載貨物往市苗益觀望不肯去當事屢遣使諭之見苗語輒不親愈為所慢而宋已遣心腹周之範詣苗說以三萬金餽宋即許苗苗喜與之盟已就失會總兵施德政令都司沈有容將兵往諭有容賂苗大營論說苗心折乃曰我從不聞此言其下人露刃相詰有容無所懼威氣與辨苗乃悔悟令之範還所贈金止以哆囉嘓玻璃器及番刀番酒碗菜衣代奉進市宋不敢應而撫按嚴等奏民下海死者必誅由是採路路窮番人無所得食十月未揚帆去巡撫徐學聚劾秀錦等罪論死連成有差

四年正月則撫南居益發兵攻破紅毛番彭湖之營以息而具據臺灣者猶自若也
愍帝崇禎十年紅毛番薄廣州旋遁去先是紅毛酋鄭芝龍所破不敢窺內地者數年乃與香山佛郎機通好私留外洋至是駕四輪由虎跳門薄廣州聲言求市其苗招樞市上好民視之若金穴蓋大姓有為之王者當道整璜鏡事謀駭斥或從中挑之會總督張鏡心初至力持不可乃過去

呂宋 明史傳曰呂宋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閩人以其地近且饒富商販者至數萬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長子孫佛郎機既奪其國遣苗來鎮處華人為變多遂之歸留者悉被其侵侮然華商嗜利趨死不顧久之復成聚迫礦稅使者四出恣兇遂起言利有聞應龍張疑者呂宋機身山來產金銀歲可采金十萬兩銀三十萬兩者即納其奏舉朝駭異都御史溫純等連章力爭皆不聽遣人往勸寶安言而呂宋疑中朝將襲其國諸流商者將為內應先後殺以者二萬五千餘人朝廷不能討其後華人復稍稍往營人利互市亦不據久之復成聚而佛郎機時已併潮刺加蓋以呂宋勢愈強橫遂據廣東香山澳築城互市患復中於粵矣

合籍里 明史傳曰海中小國也土瘠多山外大海號魚島人知耕稼其國又名籍里務近呂宋商船往來漸成富壤華人入其國不敢敗陸市法最平故華人為之語曰若要富須往籍里務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二十六 四裔考

婆羅 明史傳曰婆羅又曰文萃東洋古處西洋所自起也唐時有婆羅國高宗時常入貢其地負山面海崇釋教惡殺善施禁食豕因犯者罪死有禮拜寺每祭用蠟其王難梨象金鑲巾佩銀劍出入徒步從者二百餘人萬歷時為王者閩人也或言鄭和使婆羅有閩人從之留居其地從克據其國王之即旁有中國碑王有金印一篆文上作獸形言永樂朝所賜民間嫁娶必請此印印背上有為婆後佛郎機橫舉兵來擊王率國人走入山谷中放藥水流毒殺人無算王得返國佛郎機遂囚呂宋

瓜哇 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二月詔出師征瓜哇 十二月福建江西湖廣三省軍會泉州自後瀆啟行明年正月水陸並進破其國而還

三佛齋 買味部馬神

明太祖洪武二年遣使詔諭三佛齋 明史傳曰其地為諸蕃要會在瓜哇之西順風八晝夜可至轄十五洲土沃宜稼拾云一年種穀三年生金言收穫感而貿金多也俗富好淫習於水戰隣國畏之地多水惟部領陸居庶民皆水居編筏築臺繫之於春水漲則筏浮無沈溺慮欲從則拔柁去之不費財力下稱其上曰虜卑 後大酋所居即號磨卑國改都為舊港初本富饒自瓜哇政敗後漸至蕭索商船罕至 明史文郎馬神傳曰其國以木為城其半倚山苗酋孺女數百人出乘象則孺女執衣復刀劍及檳榔盤以從或泛舟則苗酋跌坐林上孺女列坐其下與相向或用以刺舟成儀甚都民多婦水水上築室以居如三佛齋女苦髮短問華人何以致長給之曰我用水沐之故長耳其女信之競市船中水以沐華人故新為笑踞其深山中有一村名烏籠里雖其人盡生尾見人輒掩面走避然地號沙金商人持貨往市者擊小銅鼓為號置貨地上即引退又許其人乃前視意者置金於旁主者遂諾欲信則持貨去否則懷金以歸不交言也 又曰文郎馬神雖有買味者其性兇每夜半盜新人頭以去裝之以金鼓商人畏之夜必嚴更以待始文郎馬神首有賢德待商人以恩信子三十一人恐獲商船不令外出其妻乃買味柔酋長之妹

生子襲父位聽其母族之言務為欺詐多負商人價直自是赴者亦稀

蘇門答刺

明成祖永樂三年蘇門答刺酋室奴里阿必丁遣使來朝詔封為國王 明史傳曰蘇門答刺在滿刺加西順風九晝夜可至或乘即漢條枝唐波斯大食二國地西洋要會也

蘇祿諸島

明永樂年蘇祿國王宋來朝 明史傳曰蘇祿地近洋流閩漳梁武初發兵侵浣泥大獲以聞濶援兵至乃還萬歷時佛郎機屢攻之城旋山險迄不能下其國常熱有珠池夜望之光浮水面上人以珠與華人市大者利數十倍商舶料近輒留數人為質其甚再乘其旁近國名高樂出戒指三十二

南夷

安南

宋理宗景定三年國王陳日斐表請世襲從之

元世祖中統二年封日斐子光高為安南國王

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國相黎季犛為柄廢君立韓嘉猷之立叔明子曰熾主國事越數年中朝始覺命絕其使二十八年季犛告前王叔明之訃帝以叔明本集弑弟弟弟則廢嗣止不行移報使知之惠帝建文元年季犛大弑陳氏宗族而自立更姓名為胡一元名其子蒼曰胡益謂出帝舜為胡公後借國號大虞年號元聖身自稱太上皇傳位蒼朝廷不知也

成祖永樂元年遣使封胡益為安南國王 查既自署權理安南國事奉表望賜封爵帝命殺論其臣父老九繼嗣之有無推戴之誠偽具以實聞既而益遣使進陪臣父老所上表如益所以誣帝者乃遣使封之然帝其國中自若也帝又益其履戴之恩賜明暹掠占城方遣官切實而故陪臣裴伯者詣闕告難又老樞送陳天平至天平前王曰暹羅也言黎

賦蓋滅其族後為太平一入與賊不共戴天乞送殺師用章天討查方遣使質正日帝出天平示之皆錯愕下拜有泣者伯者責其使以大義懼恐不能答帝以登父子悖逆三年命官齎刺書查令具集致之旨以聞益遣其臣入朝謝罪祇言未嘗僞說元氣請天平歸奉為王帝不虞其詐乃命天平還國以兵五千送之四年三月護天平入雞陵關將至岸站登伏兵邀殺天平帝大怒決意討之正月命督師南征裴將軍張輔等分道進兵所至皆克十二月拔多邦城逆擒東都賊之焚賊西都賊走入海五年正月大破季犛於水江宣詔訪求陳氏子接者老千餘詣軍門言陳氏為黎賊假蓋無可繼者安南本中國地乞仍入職方同內郡五月獲季犛及偽太子安南蓋平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二十六

四裔考

五

五年六月詔改安南為交趾設郡縣 設布都按三司以都督僉事呂毅等為之設交州北岸等十五府分轄三十六州一百八十一縣又設太原宣化等五州直隸布政司分轄二十九縣其要官或設衛所控制之

七年二月復命英國公張輔帥師討交趾賊 時中朝所置吏務以寬厚輯新造而蠻人自以非類數相驚恐陳氏故官簡定與化州偽官鄧忠阮帥等謀亂定乃僭大號紀元興慶國曰大越向大軍遣即出扼三江府施交州近境督警應守將出討無功命沐晟為征夷將軍與賊戰於生厭江大敗乃輒輔視兵討之先取賊於鹹子關又敗之於太平海州時阮帥等推簡定為太上皇別立陳季擴為帝改元重光乃遣使自稱前安南王孫求封爵輔叱斬之進兵抵清化水陸軍會定及偽將相相等俱就擒嚴遣季擴至雲長海口李擴大感奉表乞降帝心知其詐姑許之詔授交趾布政司使其黨阮帥等各授以官職定無悔心復命輔督軍合鳳軍討之擒季擴他賊盡平十三年班師入京復命輔出鎮十四年召還明年命豐城侯孫彬代之交人故好亂時中官馬驥以采辦至大寮境內珍寶人情騷動樂將略燭之大軍前還即並討之亂彬遣將討滅之而反者猶不止二十年春彬率諸將召陳智代彬督軍無將略燭元年命成軍侯王通等討之又詔大赦交趾罪人通素庸劣一戰而敗命安遠侯柳升及沐晟等兩路進兵二年四月賊懼大軍至致書請和詭稱陳氏有遺嗣萬乞罷兵立其後裔心知為詐欲藉以息兵遂納其言

宣宗宣統二年十一月遣使撫諭安南盡撤軍兵北還 初帝嗣位即欲奮交趾及利與高表至示諭廷臣以罷兵意楊士奇楊榮力贊之惟寡義厚原吉不可然意已決廷臣不敢爭至命使奮詔蓋殺安南人民罪令具陳氏後人之實以聞因取利以興滅繼絕意并論王通北還詔未至通已棄交趾由陸路還廣西天下舉接過意地賊民而帝不怒

也

六年六月遣使齎敕印命黎利權署安南國事利雖受敕命其居國稱帝紀元順天建東西二郡分十三道各設官擬中國三司東都在交州府西都在清華府置百官設學校以經義詩賦二科取士彬彬有華風僞位六年私諡太祖子編繼

英宗正統七年編遣子濬繼其庶兄諱山王琮弒之而立琮為國人所謀以濬弟瀛繼武宗正德四年瀛庶子嗣誼在位四年改元端慶明年瀛七年受封多行不義十一年社堂燒香官陳嵩作亂殺明而自立諡言前王陳氏後仍稱大虞皇帝改元應天嗣臣都刀士莫登庸初附嵩後與黎氏大臣阮弘裕等起兵討之嵩敗奔諱山道據地自保登庸乃共立嗣誼之子諱嗣徒擁虛位登庸擁兵權潛蓄異志黎氏臣鄭麟別立其族子酋榜發兵攻都城諱出走登庸擊破殺兵捕酋榜殺之益恃功專恣遂遣妻護母迎諱歸十六年率兵攻陳嵩嵩敗走死旋謀諱諱逃奔清華登庸立其庶弟應運居海峽長慶府

世宗嘉靖十八年安南莫方瀛上表乞降先是六年安南莫登庸會其黨偽為黎慮禪詔黎其位改元明德立子方瀛為皇太子旋脫殺應元年禪位子方瀛自稱太上皇移居都齊海陽為方瀛外援作大誥五十九條頒之國中方瀛改元大正其年九月黎魏卒於清華國亡十五年帝以安南叛逆宜遣官往勸并載征討十六年安南黎寧遣國人鄭惟係等備陳登庸罪狀言實即魏子魏卒國人立寧為世孫權主國事屢遣苦難偽為登庸遺表殺乙師五除賊八月雲南黎撫汪文威登庸必可破即備檄安南登庸父子乃具表乞降而黎寧懼天朝克納其降備以本國暴殺始未及軍馬之數水陸進兵遣軍累上俱下廷臣議不能決至是年方瀛又上表降並籍其土地戶口聽天朝處分凡為府五十有三州四十有九縣一百七十有六帝納之

十九年命削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改十三道為十三宣撫司萬曆時莫氏漸衰黎氏復興惟澤世居清華自為一國

神宗萬曆二十五年詔授黎維漳安南都統使先是維漳漸強莫氏勢益衰二十一年廣西阮繼陳大科等上言蠻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二百六 四裔考

六

稱易姓如奕稷不當以彼之叛服為順逆止以彼之叛我服我高順逆今惟漳雖國叛復而改治固天朝外臣安得不請命而擒然殺之竊謂黎氏擅興之罪不可不問莫氏才道之錯亦不可不存請聽黎氏納款而仍存莫氏比諸漆馬江亦不真其犯於計為便廷議如其言至是款議既成詔授維漳都統使一如莫氏故事自安南復為黎氏有而莫氏但保高平一郡即西之世西姓方據終不能歸於一明史傳曰安南都會在交州即唐都護治所其疆域東距海西接老撾南渡海即占城北連方廣之思明南竄雲南之臨安元江土膏腴氣候熱殺歲一稔人性懶悍靡演二州多文學交夏二州多個僕土較他方為異

占城附錄

明史傳曰國不解朔望但以月生為初月晦為盡不置閏分晝夜為十更非日中不起非夜分不卧無燧筆用羊皮搥薄重黑削細竹筆白灰為字狀若蚯蚓有城郭甲兵人性眼而狡猾易多不平戶皆北向民居忌覆茅樓高不得過二尺都領分差等門高卑亦有限崇釋教歲時生人躍入酒中與家人同飲且以浴身曰通身是膽

其國人采以獻王又以洗象目每向人於道出不意急殺之取膽以去若其人驚懼則膽以先裂不足用免置眾膜於器華人膽輒居上故尤貴之五六月間商人出必戒備王在位三十年則選位入深山以兄弟子姪代而已持齋受戒若於天曰我為君無道願狼虎食我或病死居一年無恙則復位如初國中呼為百黎馬哈喇乃至尊至聖之稱也有鱈魚漚微疑不決者令西遊騎牛過其旁曲者魚輒躍而食之直者即數往返不食也又實童龍國傳曰其國與占城接壤或言如來入舍衛國乞食即其地氣候草木人物風土大類占城惟遭喪能持服藥以僻地設齋禮佛婚姻偶合苗出入乘象或馬從者百餘人前後囉囉唱民編茅覆屋賃用金銀花布有崑崙山節然大海中與占城及東西竺鼎峙相望其山方廣而高其海即曰崑崙洋諸往西洋者必待順風七晝夜始得過故舟人為之諺曰上怕七州下怕崑崙

真臘

明史傳曰在占城南順風三晝夜可至其國城隍周七十餘里幅員廣數千里國中有金塔金橋殿宇三十餘所王歲時一會羅列玉樓孔雀白象犀牛於前名曰百塔洲咸食以金盤金碗故有富貴真臘之諺刑有劊刑刺配盜則去手足番人殺唐人罪死唐人殺番人則罰金無金則鬻身贖罪輸也凡海外諸國然於十月為歲首閏悉

用九月夜分四更亦有晚天文者能算日月運蝕其地謂儒為班詰僧為芒道為入思班詰不知謂何書由此入仕者為善貴光時掛一白線以自別既貴也白如故俗尚極教僧皆食肉肉以供佛惟不飲酒其國自稱古李智後說為甘刺茂萬歷後又改為東埔塞

滿刺加 明史傳曰在占城南順風入日坐龍牙門又西行二日即至或云即古頓遜唐哥羅富沙有山出泉流為溪土人淘沙取錫剪成塊曰斗錫田薄少收民皆淘沙捕魚為業氣候朝熱暮寒男女椎結身體黧黑間有白者唐人種也俗薄厚而道不平自為佛郎機所破其風頗殊商舶稀至多直詣蘇門答刺然必取道其國幸被剽劫海路幾斷其自敗於中國者則直達廣東香山澳接跡不絕云

彭亨 明史傳曰彭亨一邦在暹羅西其國土田沃氣候常溫米粟充足煎海為鹽椰漿為酒上下親狎無怨 然感於鬼神刻香木為像設人祭費以禳災祈福 又柔佛傳曰柔佛近彭亨一名烏木礁林永樂中鄭和過歷西洋無去佛名或言和曾經東西三山今此山正在其地疑是東西三山歷聞其酋好構兵隸國丁機宜彭亨屢被其惠華人販他國者多就之貿易時或遊至其國國中賸者為屋列不為城址以祀無事通商於外有事則召募為兵極強國焉 又丁機宜傳曰瓜哇屬國也幅員甚狹僅千家柔佛而雄丁機宜與接壤時被其惠後以厚幣求婚稍獲寶處其國以木為城首所居旁列鐘鼓樓出入乘象以十月為歲首

巴利西 在南海去中國絕遠

阿魯 亦名亞魯近滿刺加順風三日夜可至風俗氣候大類蘇門答刺

西南夷 明史土司傳曰西南諸蠻有虞氏之苗裔之鬼力西溪之夜郎靡莫印栳鑿之屬皆是也自巴夔以東及湖嶺嶠盤居數千里種類殊別歷代以來自相若長原為王朝後使自周武王時孟津大會土司之庸蜀尤數微盧彭濮諸蠻皆與焉及楚莊臨王漢而秦開五尺道置戎夷武王都尉縣屬仍令自保此即土官之始約迨有明雖元故事大為拓充分別州郡縣額以賦役聽其驅調而法始備然其道在於羈縻故大姓相推世積威約而不假其爵祿實之名號乃易為統攝奔走惟命於調發日繁急而生變恃功怙過擾蓋深故歷代徵於其官各半要在於撫綏得人恩威兼著則得其死力而不足為患 又曰初西南夷來歸即受官官甚至百蠻皆必奉朝命雖在萬里外皆起關受職天順末許土官呈選勅奉則感柄漸弛成化中令納粟備賑則規取日陋孝宗雖發憤釐革而因循未改嘉靖九年始復舊制以府州縣等官錄驗封宣府都尉等官錄武選錄驗封者布政司領之錄武選者都指揮領之於是文武相維比於中土矣

湖廣土司 謹按明史湖廣土司曰施州曰永順曰保靖今以一統志考之則施州即今之施南府屬湖南永順

即今之永順府屬湖南保靖則今為縣屬永順府在明世則皆謂之湖廣蠻者也

明景帝景泰初年蠻賊假掠黔諸郡邑 時英宗北狩中原所在侵擾苗勢殊熾至天順元年總督石瑄調總兵官方瓖始起期征剿於是苗患漸平 明史土司傳曰苗患萌發於貴州而蔓延於湖南皆生苗為據諸土司初無動搖而永保諸官慰世常富強每遇征伐輒領荷戈前驅國家亦賴以捷伐故永保兵眾為雄嘉隆以還徵符四出而湖

南土司均備指兵矣

施州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改施州為衛 隋為清江都改施州至是改衛置軍民指揮使司屬湖廣都司領軍民十戶所一曰

大田領宣撫司三曰施南曰散毛曰忠定領安撫司四曰東鄉五路曰忠路曰忠孝曰金洞曰龍潭曰大旺曰忠洞曰高羅

領長官司七曰播把洞曰上愛茶洞曰下愛茶洞曰劍南曰木冊曰鎮南曰唐崖領蠻夷長官司五曰鎮遠曰隆奉曰西

坪曰東流曰臘壁洞又曰容美宣撫司者亦在境內領長官司四曰板山 瑤曰五峯石寶曰石梁下峒曰水蓋源通塔

永順

明太祖洪武五年置永順等處軍民宣慰使司 領湖廣都指揮使司領州三曰南渭曰施溶曰上溪長官司六曰臘

若洞曰夾者黃洞曰驢蓮洞曰施溶溪曰白崖洞曰田家洞

保靖

明太祖洪武元年升保靖安撫司為宣慰使 唐溪州地安置保靖州元為保靖安撫司太祖初起時彭世雄率屬歸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二十六

四裔考

七

附命仍其舊官洪武元年以彭萬里朝貢乃升為宣慰卷二百四十四

四川土司

明太祖洪武初置四川布政司使招諭諸蠻 帝略定遠方首平蜀置布政司使招諭諸蠻次第歸附 明史傳曰四
川土司諸境多有去蜀遠去漢黔近者如烏蒙蒙山近於滇烏撒鎮播州近於黔太祖首平蜀招諭諸蠻故烏蒙烏
撒東川芒部舊屬雲南者皆隸於四川不過歲輸貢賦示以羈縻然漢性強悍嗜利好戰爭相親尚突燒劫掠習以為
恒去者為遠莫能控制附近邊民咸被其毒皆由規模草創未嘗設立文武為之鈐轄聽其自相雄長雖受天朝號
寶自王其地以改然明之世常煩提伐惟建昌松茂等處設立衛所播州改道義平越一府以復稱安撫云

馬湖

元世祖至元十二年置馬湖路 漢將荆郡內地有龍馬湖因名焉

明太祖洪武四年冬授馬湖土官知府世襲 孝宗弘治二十年改流官

建昌 本古邛部地漢武帝置越巂郡唐置為州至德初沒於吐蕃貞元中復之懿宗時為蒙詔所據改建
昌府以烏白二蠻實之 元世祖至正十二年立建昌路置總管府 明太祖洪武十五年置衛 附蠻番越酋鹽井
會川四衛皆洪武間置

茂州 古冉駝國地 地方數千里自唐武德改郡會川領羈糜州九前後皆蠻族向無城郭宋熙寧中范百常
知茂州民請築城而蠻人爭爭自常與之拒且戰且築城乃得自立自宋並元皆為人所據不置州縣者幾二百年洪
武十一年平蜀置臺溪石千戶所隸茂州衛而置威茂道開茂州分遊擊以駐臺溪理防始立築東路生羌白草巖
蘇又與松潘黃毛巖相通出沒為寇相沿不絕云

松潘

古氏羌地漢置益州刺史府唐初置松州都督府唐德初廢於吐蕃宋時吐蕃將潘羅支領之名滿州元世祖
時內附置松潘右臺威茂州等處置義安撫使領於吐蕃宣慰司

明太祖洪武十五年命平羌將軍丁玉定松潘地 明史傳曰松潘以孤城介絕域奇一線饋運路於龍州制守為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二十六 四裔考

難洪武時欲審者數以形勝地險不可置乃乃修屯務外輯羌戎因時附預擇人為理番家相安者四十餘年及宣德
初調兵起釁致動干戈自是置鎮建牙植重兵以資彈壓亦時叛時服自遼服北即為大荒斯黨邊者之所並圖也

天全六番

古地見 明史傳曰初宣慰余思德王德賈 始始降司為州設雅州千戶所而設碾門百戶近
天全六番之界蓋其地為南詔咽喉三十六番朝貢出入之路三十六番者嘉州所屬三十六種也

黎州

明史傳曰黎雅諸蠻宋時屢為邊患明興以諸蠻皆天全六番諸部散居於二州之境遠於黎州設安撫

天全六番設招討以資羈縻

播州 秦為夜郎且蘭地漢屬牂牁郡唐貞觀中改播州乾符初南詔播州大源楊端慈復其地為播人所懷服
歷五代子孫世有其地宋大觀中楊文貴納土置遵義軍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從四川行樞密院答順言播州楊邦憲
未知逆順降詔使之自新並許世紹封爵十四年邦憲言本族自唐至宋世守此土將五百年昨奉旨許令仍舊乞降
聖書又倍恩州安撫使田景賢降詔崇政司母棟恩播之民

明太祖洪武五年置播州宣慰使司

神宗萬曆十九年播州楊應龍反命總督李化龍討平之 明史傳曰化龍於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誓師分 路每
路約三萬人官兵三之上司上之旗鼓甲仗森立苗大驚無破其前鋒朝棟僅以身免賊陷落達克奈本烏江渡三關
奪天都三百落諸因又破九盤入曼山關關為戰前門第拳插天中通一線縱從關道蔡藤葭棚入臨馬四月朔師走
白石賊伏死戰親衝中堅分而翼突擊奪進奪至養馬城破龍爪海雲險因壓海龍關賊所倚天險驟飛鳥騰援所
不能逾者時偏沅師已破青蛇固水西兵亦奪落溪關呈大水因焚桃溪莊賊見勢急每路投降元援師總兵岳廣入
崖關門營水牛塘賊詐報應龍仰藥死虜盡屬岳廣兵攻賊二關奪級溪路入路師善其海龍關更番進攻化龍念前國險
不能越令勒兵并力攻其後天苦雨料士馳泥淖中苦戰六月四日天忽震變先士卒克土城應龍見火光燭天大兵
已盡圍入蒼皇問二妾蓋蓋自變廣獲其子朝棟急危應龍屍出陷中賊平至三十二年播州餘逆吳洪洪等叛官軍討
平之分播地為二屬蜀者為道宣慰府屬黔者為平越府

雖稍奏功而滇南敗卒由上官沙定州之禍

大理

宋憲宗慶元六年南詔段智達立 南詔即大理唐葉榆縣境也自明皇時南詔蠻蒙氏聞羅鳳叛國於此號大家國後改為大禮國

元憲宗二年命呼必魯征大理次年逆有其地設大理都元帥府

臨安 古句町國漢置縣唐為羈縻州地天寶末南詔蒙氏於此置通海郡元憲宗時內附置阿楚部萬戶府世祖改臨安路屬臨安廣西元江等處宣慰司明政府

楚雄 潞江 景東 廣南 鎮沅 永寧 順甯大縣 蒙化 五良

孟定 曲靖 姚安 鶴慶 武定 彝甸 麗江 元江 永昌 新化

威遠 北勝 灣甸 瀾滄 麓川附川

緬甸 為西南夷不知何種其地有接大理及去成都不過者又不知其為方輿重其人有城郭屋廬以居有象馬以乘舟後以濟其文字進上用金葉寫之次用緞又用檲榔葉蓋懸譯而後通也宋憲宗時興波斯國等進白象

為通中國之始

千崖 潞江 南甸 芒市昔帶甸芒山孟趙里府屬 木邦附趙 孟養 車里 八百

即元八百媳婦蠻源十三百

貴州土司 古羅施兔國漢西南夷牂牁郡武陵諸傍郡地元置 奢順元諸軍民宣慰使司以羈縻之

明太祖初克陳友諒兵敗遂振思南宣慰思州宣撫率先歸附即命以故官世守之洪武五年宣慰霽翠與宋家古友及普定初女總管通備等來歸言平原官世襲帝方北伐中原未遑經理南荒又田仁智等歲修職貢最恭順永樂十二年思南州相仇報始以兵執送京師分其地為八府四州設貴州布政使司而以長官司七十五分隸馬屬戶部置貴州都指揮使領十八衛而以長官司七隸馬屬兵部府以下參用土官其土官之朝貢符信屬禮部承襲屬吏部領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二十六 四裔考

土兵者屬兵部其後府升為大州升為四長官司或分或合營革不一 明史傳曰其地西接滇蜀東連荆鄂崇山深菁鳥道叢雲諸蠻種類嗜淫好殺叛服不常田仁智入朝太祖諭之曰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汝歸善撫之使各安其生則汝可長享富貴大禮華文於教上德莫盛於愛下能設能愛人臣之道也二十九年清水江之亂既平守臣以賊首匪官慰哀宜并罪帝曰蠻人鴟張鼠伏自具常態勿復問明初御蠻之道其後世之龜鑑也

貴陽 舊為程番長官司

明洪武置貴州宣慰司隸四川永 十一年改隸貴州成化十二年置程番府至是移為貴陽府與宣慰司同城府轄城北司轄城南萬曆時改為貴陽軍民府領安撫司 一曰金筑領長官司十八 明史傳曰自蜀漢時濊火從諸葛亮南征有功封羅國國王後五十六代為宋普貴傳至元阿蓋世有土於水西宣慰司靈翠其酋也後為安民洪武初初宣慰宋家古歹來歸賜名飲俱令領原職世襲及設布政使司而宣慰司如故安民領水西宋氏領水東一番降者皆令世其職

神宗萬曆二十六年水西宣慰安國亨子鍾臣助討楊應龍增其秩 慈帝崇禎元年詔起宋燮文總督貴雲川廣分兵剿賊貴陽平 番崇明自號大梁王安邦房自號回箇大長老其部眾悉號元帥悉力趨承寔死赤水燮文授意守將俾北誘深入度賊已抵永寧分遣別將林北鼎從三笠入王國積從陸續入劉家峴從遵義入邦房分兵四應力不支羅乾象復以奇兵繞其背悉擊之賊大驚潰崇明拜發首邦房亂七年而謀燮文乃移檄安位殺其罪許歸附位墜子不能決其下謀合滇兵來拒燮文扼其要言四面迭攻斬首萬餘級復得營道輒發營寨飲食賊盡饑後遣人至大方燒其室廬位大恐遂率四十八日出降而前助邦房故宣慰宋萬益之子嗣殷亦至是始剿滅乃以宋氏洪邊十二馬頭地置開州建城設官燮文復遣兵平擺金五洞諸苗苗水西勢益孤十年安位死無嗣族屬爭立朝議欲乘其敝郡縣之變元春未可驟乃傳檄自諭以威德諸苗爭納土獻印費陽南定而明亦拔亡矣

廣西土司

思南 鎮遠 銅仁 黎平 安順 都勻 平越 石阡 新添 金甌 晴州

明太祖洪武二年廣西諸蠻平

中書省言廣西諸蠻平

宜遠其人內地可無邊患帝曰

洞洞蠻蠻處其人不知

禮義順之則服逆之則變不可

輕動惟以兵分守要隘以鎮服

之俾日漸教化數年後可為良民

何必遽耶 明史土司傳曰廣西猛獍種多無高領之中當三江之險六十三山倚為巢穴三十六源踞其腹心其散布於桂林柳州慶遠平樂諸郡者所在蔓延而田州泗城之屬尤稱強悍種類雖繁其可收擊擊勢多眾聚漢為時今就其尤著者列於

為觀其叛服不常沿革殊致可以視中國之德威如夷情之順逆為善道者之一助云

桂林 明史傳云桂林自秦置郡郡始於唐桂林州天寶改建陵宋靜江府元靜江路明初改桂林府為廣西布政使司治所屬內地不當列於土司然廣西惟桂林興平樂潯州梧州未設土官而無地無種種桂林之古田平樂之府

江潯州之藤改梧州之岑溪等煩大征而後克卒不能算雄而獸福之設防置世世為患是亦不得而略焉

柳州 慶遠州附屬 平樂 梧州 潯州 南甯 太平 思明 思恩 鎮安州附屬

柳州 慶遠州附屬 平樂 梧州 潯州 南甯 太平 思明 思恩 鎮安州附屬

柳州 慶遠州附屬 平樂 梧州 潯州 南甯 太平 思明 思恩 鎮安州附屬

柳州 慶遠州附屬 平樂 梧州 潯州 南甯 太平 思明 思恩 鎮安州附屬

柳州 慶遠州附屬 平樂 梧州 潯州 南甯 太平 思明 思恩 鎮安州附屬

柳州 慶遠州附屬 平樂 梧州 潯州 南甯 太平 思明 思恩 鎮安州附屬

柳州 慶遠州附屬 平樂 梧州 潯州 南甯 太平 思明 思恩 鎮安州附屬

柳州 慶遠州附屬 平樂 梧州 潯州 南甯 太平 思明 思恩 鎮安州附屬

柳州 慶遠州附屬 平樂 梧州 潯州 南甯 太平 思明 思恩 鎮安州附屬

柳州 慶遠州附屬 平樂 梧州 潯州 南甯 太平 思明 思恩 鎮安州附屬

柳州 慶遠州附屬 平樂 梧州 潯州 南甯 太平 思明 思恩 鎮安州附屬

柳州 慶遠州附屬 平樂 梧州 潯州 南甯 太平 思明 思恩 鎮安州附屬

柳州 慶遠州附屬 平樂 梧州 潯州 南甯 太平 思明 思恩 鎮安州附屬

柳州 慶遠州附屬 平樂 梧州 潯州 南甯 太平 思明 思恩 鎮安州附屬

柳州 慶遠州附屬 平樂 梧州 潯州 南甯 太平 思明 思恩 鎮安州附屬

柳州 慶遠州附屬 平樂 梧州 潯州 南甯 太平 思明 思恩 鎮安州附屬

柳州 慶遠州附屬 平樂 梧州 潯州 南甯 太平 思明 思恩 鎮安州附屬

柳州 慶遠州附屬 平樂 梧州 潯州 南甯 太平 思明 思恩 鎮安州附屬

柳州 慶遠州附屬 平樂 梧州 潯州 南甯 太平 思明 思恩 鎮安州附屬

柳州 慶遠州附屬 平樂 梧州 潯州 南甯 太平 思明 思恩 鎮安州附屬

柳州 慶遠州附屬 平樂 梧州 潯州 南甯 太平 思明 思恩 鎮安州附屬

柳州 慶遠州附屬 平樂 梧州 潯州 南甯 太平 思明 思恩 鎮安州附屬

柳州 慶遠州附屬 平樂 梧州 潯州 南甯 太平 思明 思恩 鎮安州附屬

柳州 慶遠州附屬 平樂 梧州 潯州 南甯 太平 思明 思恩 鎮安州附屬

柳州 慶遠州附屬 平樂 梧州 潯州 南甯 太平 思明 思恩 鎮安州附屬

柳州 慶遠州附屬 平樂 梧州 潯州 南甯 太平 思明 思恩 鎮安州附屬

柳州 慶遠州附屬 平樂 梧州 潯州 南甯 太平 思明 思恩 鎮安州附屬

柳州 慶遠州附屬 平樂 梧州 潯州 南甯 太平 思明 思恩 鎮安州附屬

柳州 慶遠州附屬 平樂 梧州 潯州 南甯 太平 思明 思恩 鎮安州附屬

柳州 慶遠州附屬 平樂 梧州 潯州 南甯 太平 思明 思恩 鎮安州附屬

柳州 慶遠州附屬 平樂 梧州 潯州 南甯 太平 思明 思恩 鎮安州附屬

柳州 慶遠州附屬 平樂 梧州 潯州 南甯 太平 思明 思恩 鎮安州附屬

柳州 慶遠州附屬 平樂 梧州 潯州 南甯 太平 思明 思恩 鎮安州附屬

柳州 慶遠州附屬 平樂 梧州 潯州 南甯 太平 思明 思恩 鎮安州附屬

金甌 晴州

鎮安州附屬

鎮安州附屬

鎮安州附屬

鎮安州附屬

鎮安州附屬

鎮安州附屬

鎮安州附屬

鎮安州附屬

鎮安州附屬

鎮安州附屬

鎮安州附屬

鎮安州附屬

鎮安州附屬

鎮安州附屬

鎮安州附屬

鎮安州附屬

鎮安州附屬

鎮安州附屬

鎮安州附屬

鎮安州附屬

鎮安州附屬

鎮安州附屬

鎮安州附屬

鎮安州附屬

鎮安州附屬

鎮安州附屬

鎮安州附屬

鎮安州附屬

鎮安州附屬

鎮安州附屬

鎮安州附屬

鎮安州附屬

鎮安州附屬

鎮安州附屬

鎮安州附屬

鎮安州附屬

鎮安州附屬

鎮安州附屬

十年阿哈瑪特達達吉巴也哈密之眾
武宗正德十二年 吐魯番復奪哈密城據之

世宗嘉靖七年總兵王瓊希時貴指以欲謀繼因言番人且悔宜原情赦罪並上濬等功狀章下兵部尚書胡世會
乞如先朝舊交社政事力言哈密不必興復帝然之自是置哈密不問許吐魯番通貢西陲陸以息肩而哈密復為實保
雅達子穆爾哈哈穆特所有服屬吐魯番遂廢廢萬曆朝猶有入貢者然非忠順王苗裔也 顧炎武日知錄曰唐之
吐魯番即今之吐魯番回纥即今之回回是也唐書回纥一名回鶻元史有輝和爾部即回鶻也其日回回者亦回鶻之
轉聲也元史文曰回回 其日輝和爾者又回鶻之轉聲也 冊府元龜按回鶻國名伊吾以別焉者以此
國則烏貊也後為西胡所併則此 不明會哈密古伊吾處地在燉煌北大碛外為西域諸番往來要路其國部落與回
回輝和爾三種雜居則回回拉輝和爾又為二種矣 斯為父回回為母焉者也

柳城 謹按明史西域傳柳城火州與吐魯番並列今以一統志考之吐魯番初與柳城俱屬火州後乃併有火
州柳城之地國初內附便不絕編旗駐牧於瓜州實家古屬國也 明史傳曰一名魯隊又名柳城隊即後漢柳中
地西域長史所治唐置柳中縣西去火州七十里東去哈密千里經一大川道旁多骸骨相傳有鬼能行旅早暮失侶
多迷迭入大川流流沙在火山山下有城屹然廣二三里即柳城也四面皆田圍流水環繞樹木陰翳土宜稼麥五麻有
桃李栗瓜葫蘆之屬而葡萄最多小而甘無核名瑣瑣葡萄富有牛馬羊駝駝騎候常和土人純樸男子椎結女子蒙皂
布其語言類輝和爾密運火州及吐魯番後吐魯番強二國為所滅

火州 明史傳曰又名哈喇在柳城西七十里吐魯番東三千里即漢車師前王地隋時為高昌國唐太宗滅高
昌以其地為西州時回鶻居之元名火州與安定曲并諸衛統號輝和爾置達魯噶齊監治之其地多山青紅若火
故名火州氣候熱五穀富產與柳城同城方十里僧寺多於民居原有荒城即高昌國都漢戊己校尉所治西北連
巴魯伯里國小不能自立後為吐魯番所并

吐魯番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二十六 四裔考

十三

明成祖永樂五年吐魯番遣使達京師 明史傳曰在火州西百里去哈密千餘里嘉峪關二千六百里漢車師前王
地書入貢元設高戶府

西番諸衛 謹按一統志明西番地 國初為尼魯特古實罕所有遣使修貢後自分為左右二境部落散處其
間謂之西海諸台今仍明史舊文稱西番諸衛 明史傳曰番有生熟二種生番獠悍難制熟番納馬中茶餉素服
後寔通生番為內地患自青海萬寧所據番不堪剝地私積皮幣曰子信歲時加饋曰漆巴或及為嚮導交通無慮而
中國市馬亦鮮至蓋已失捍外衛內之初置兵席天太祖甫定關中即法漢武朔河西四郡隔絕羌人之意建重鎮於
甘肅以北拒塞古南控諸番俾不得相合又遣西寧等四衛上官與漢官參治令之世守且多置茶課司番人得以馬
易茶而部族之長亦許其歲時朝貢自通名號於天子彼勢既分又動於利不致為患即小有蠢動邊將以偏師制之
靡不應時底定自邊臣失防輒得越境關入與番族交通西陲遂多事然究其時之所患然在敵而不在于番故議者以
太祖制敵為善 四十七

烏斯藏

王等法

謹按一統志烏斯藏自 本朝崇德七年即遣使歸藏其後貢獻未絕後復遣大臣駐防其地

亦厘國也茲仍明史之舊附於西域

元世祖至元六年尊烏斯藏僧 克斯巴為大寶法王 帕克斯巴者吐魯番嘉人族教氏生之歲編經數十萬言
通大異國號聖童名帕克斯巴年十有五謁帝於潛邸入見親禮中統元年十二月尊為國師至是遂升號大寶法
王更玉印十六年卒賜大元帝師之號自是其後嗣者咸稱帝師 明史傳曰在雲南徼外去雲南麗江府千餘里四
川馬湖府千五百餘里陝西西甯衛五十餘里其地多僧無城郭羣居大土臺上不食肉取妻無刑罰亦無兵革鮮疾
病佛事甚多楊加經至首卷其土蓋外有娶妻食肉者 謹按元史世祖紀以梵僧入台思入為帝師蓋即帕克斯巴
也若烏斯藏有宣慰使司等則自官志謂僧俗並用云

明太祖遣唐世吐魯之亂思則御之惟因高用僧徒化導為善乃遣使廣行招諭又令舉元故官赴京授職於是
攝帝師遣使來京賜絳綺及輦帽錢物明年二月躬自入朝上所舉故官六十人悉授以職改攝帝師為燉盛佛寶

國師仍賜玉印五人製成帝祚土木美合更製其宗敬如此

景甘 在四川微外與烏斯藏隣唐吐蕃地元世祖至元時置 慰司招討司元帥府萬戶府分統其家 謹
索元史稱景甘思至明世則稱為景甘矣

長河西通附屬 謹按明史長河西魚通寧遠安撫司治碾開城即元之碾門安撫司也更以一統志考之則其
地在大渡河外即打箭爐已詳四川土司天全六番傳矣 明史傳長河西魚通寧遠在西川微外地通烏斯藏蓋為
吐蕃成化十七年禮官言烏斯藏在長河西之西長河西在越巂之南壤地相接易於混滑長河西番僧往往詐為烏
斯藏諸番王文輝入貢嘗乃給請番玉及長河西西棟巴罕呼救書勒合以防詐偽

林巴罕呼 在四川威州之西其南與天全六番接

寶瑪爾罕 寶瑪爾罕在西藏 寶瑪爾罕 寶瑪爾罕在西藏 元太祖平西域命易屬寔地名寶瑪爾罕 明史傳曰其國東西三千餘
里地寬平土壤膏腴王所居城廣十餘里民居稠密西南諸番之貨皆聚於此號為富饒城東北有土屋為拜天之所
規制精巧柱皆青石雕為花文中說滿經之堂俗崇祭酒人物秀美工巧過於哈烈而風俗土產多與之同其旁近東
有寶瑪哈雅塔寶子賽哩木揚益西有克靈德爾默諸部落舊後馬 寶瑪哈雅傳曰寶瑪哈雅西去賽瑪爾罕五百
餘里 又塔寶子傳曰塔寶子西去賽瑪爾罕七百餘里 又賽哩木傳曰賽哩木在塔寶子之東西去賽瑪爾罕千
餘里 又揚益傳曰在賽哩木東三百六十里 又克寶傳曰在寶瑪爾罕西南三百六十里 又德爾默傳曰在賽
瑪爾罕西南去哈烈二千餘里 又曰 爾罕西北七百餘里 永樂十二年陳誠自西域還所經哈烈賽瑪爾罕
巴寶伯里阿都古巴達克珊錫喇瑪寶瑪哈雅賽哩木克寶瑪益和卑椰城吐魯番嚴津喀密塔寶子布哈爾凡十七

國意詳見山川人物風俗為西域記以獻以中國得考焉

巴寶伯里 明史傳曰西域大國也南接于闐北連瓦剌西抵賽瑪爾罕東抵火州東南距嘉峪關三千七百里
或曰馮嗜或曰龜茲其國無城郭宮室隨水草畜牧人性獷悍君臣上下無體統飲食衣服多與瓦剌同地極寒深山
窮谷六月飛雪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二十六

四裔考

七

哈里爾 哈里爾在西藏 元駱馬特木兒既君賽瑪爾罕又遣其子薩哈勒劫據哈里爾時賽瑪爾罕及巴寶伯里咸朝
貢哈里爾道遠不至至永樂七年貢使始至 明史傳曰一名特魯在賽瑪爾罕西南二千里去嘉峪關萬二千餘里西
域最廣大之國城中築大土室中置一銅器周圍數丈刻文字如古鼎狀游學者皆聚此若中國大學然 又阿都
古傳曰在哈里西北二千里東南去賽瑪爾罕亦如之 又巴達克珊傳曰在阿都古東北城東十餘里

于闐 明史西域傳曰于闐自古為大國隋唐間倭并攻虛得彌藥勒皮山諸國其地蓋大南距葱嶺二百餘里
東北去嘉峪關六千二百里至元末國王暗弱鄰國交侵避居出谷生理蕭條其國人民僅萬計 明史于闐傳曰其
國東有白玉河西有綠玉河又西有黑玉河源皆由崑崙出土人夜視月光風處入水探之必得美玉其隕國亦多龜
取采獻

阿克蘇 阿克蘇在西藏 明史傳曰國近天方賽瑪爾罕幅員甚廣城倚山西川南流入海有魚鹽之利人無饑寒雅稱
樂土 又沙哈魯傳曰在阿克蘇西海中

天方 明史傳曰天方古筠神地一名天堂又曰默伽水道自和拉摩色四十日始至自古里西南行二月始至
其賁使多從陸道入嘉峪關在西域為大國四時常似夏回馬哈穆特首於此地行教俗禁酒有禮拜寺俱極壯麗
瑪哈穆特後復有井水清而甘泛海者必汲以行遇颶風取水澆之即息富鄭和使西洋時傳其風物若是其後種
王者至二三十人俗亦漸不如初矣

默德訥 謹按一統志回回土地隸入版圖及其人之入中國者直同於華夏之民今以其為回回祖國仍附西

域 明史傳曰回回祖國也地近天方相傳其初國王瑪哈穆特生而神靈蓋臣服西域諸國咸尊為別諸拔爾 拔爾在天方
也國中始傳其教入中國是元世其人徧於四方守守不替
皇中始傳其教入中國是元世其人徧於四方守守不替

坤城 西夏 宋史外國傳曰西夏本魏拓拔氏後其地則 連國也唐貞觀初拓拔赤辭來歸賜國姓且後
所至夏州者號夏州至本三十七拔思恭討黃巢有功獲賜姓李 謹按宋史論夏在唐時雖未稱國而王其土又其子

孫歷王五代宗祥符間德明已追帝其父於國中建元是始稱極帝厥後因之與金同亡其歷世二百五十八年雖常
受宋封冊宋亦稱賜常嘗答招然其實則自元昊用兵已二十年無能折其強者其後亦屢擾邊境未嘗臣服於宋也
金太宗天會二年夏國奉表稱藩自天會議和八十餘年與夏人未嘗有兵革事及貞祐初小有侵掠以至構難十
年不解一勝一負精銳皆盡而兩國俱敝正大四年夏國亡

木波 王圻曰初西番既喪其酋畜曰棟戰其子巴沁嘉人始附宋賜姓趙改名忠順 按王圻續考木波北接
沈州積石軍其南隆布族南限大山八百里不通人行東南與疊州羌接其西以哩族西與羅干羌接其北彭布族
與西夏峇魯克接接纜境八千里合四萬餘戶遷徙不常

北夷 謹按一統志元之光曰蒙古起西北遊 有天下明初順帝太子阿剌實哩達喇歸朔漠復其故號道
種繁行諸部時擁衆侵邊遊 本朝龍興蒙古科爾沁部率先歸附及既滅察哈爾諸部相繼來降於是正其疆界悉
遵約束有大征伐並帥師以從及定鼎後錫以爵祿俾得世及歲時朝貢奔走率職惟謹設理藩院以統之蓋奉正朔
隸版圖者部落二十有五為旗五十有一並同內八旗藩封萬里中外一家此豈可以外夷目之哉今嘗從明史舊文
詳列以備勝國時事云

鞮韃 謹按馬者無所謂鞮韃者宋秘書丞葉隆禮嘗丹國志載契丹把圖則遼之北境固已有鞮韃而無事可
見至明史所稱鞮韃即蒙古故元之後在洪武時尚未名鞮韃 至十一年夏故元太子卒具子特古斯特穆爾汗以
次來降敵益衰自特古斯特穆爾後部勢零五傳至 特穆爾威被弑不復知帝號有果勒齊者建立極汗去國號
逆極韃韃

成祖永樂八年二月帝親將五十萬衆征鞮韃
英宗正統十四年七月鞮韃大舉入寇帝親征之 先是托克托布哈歲來朝貢朝廷報之比諸番有加書稱違勒達
汗至是頗奏謀入寇托克托布哈止之不聽遂擁衆從大同入致有土木之變

宣宗成化六年鞮韃別部長博噶魯等入據河套 始鞮韃之來也或在宣府大同或在甯夏莊浪甘肅去來無常九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二十六 四裔考

年滿達勒等與博勒呼並寇宣州其老弱巢紅鹽池我軍晝夜疾馳大破其營復擊於單州滿達勒等駭歸寧夏慶帳
湯蓋事年皆畏亡相顧愁哭去自是不復居河套邊患少弭

孝宗弘治初年鞮韃小王子自極大元大河與巴廷孟克王新往來套中出沒為寇
世宗嘉靖二十三年總督三邊侍郎曾獻章將直隸賊匪於馬梁山後斬百餘級敵始退銳謀復河套大學士夏言言
之帝方嘗用言令銳圖北方略以便宜從事明年銳方鳩兵繕塞 破敵既而帝意中變言與銳奪得罪斯西市敵意
蓄忿遂廷臣不敢言復套事矣

穆宗隆慶四年冬諸遼奴巴罕蕪澤率屬來降 時兵部侍郎王崇古鎮西邊總兵李成梁守遼東數以兵擊於塞外
敵知有備入寇稍稀巴罕蕪者諸遼第三子鐵背白吉子也幼孤育於諸遼妻所既娶婦必酒巴罕復歸鄂爾多斯
女即諸遼外孫女貌美諸遼遣之巴罕志逆率其屬阿爾福等十人來降大同撫方逢時受之以告崇古崇古以聞

詔授巴罕等官諸遼方西掠土番聞之引引還約諸部入犯崇古檄諸邊嚴兵禦之敵使來請命崇古遣譯者往宣朝
廷待巴罕甚厚第能稱拜諸人趙全等且送至巴罕即夕返矣諸遼大喜乃益發使來乞封且請互市隨敕趙全
李自覺等數人來獻崇古乃以帝命遣巴罕歸巴罕猶戀德感泣再拜去諸邊得報大喜上表謝崇古因言若凡封
賞諸邊有數年之安可乘時修備設敵背盟言以數年蓄養之財力從事戰守愈於終歲奪命自戕不暇者兵復條八
事以請 一擬前朝一一定前朝一一定前朝一一定前朝一一定前朝一一定前朝一一定前朝一一定前朝一一定前朝一一定前朝

吉等十八人納穆爾台吉等十九人達爾罕台吉等十八人阿拜台吉等十二人恰台吉等二人各報官有差 鞮韃
傳曰崇禎元年秋帝御平喜王祭乾詢禦察哈爾方略約言禦察哈爾之道宜令其自相攻令布色圖西走套內拜
台吉挺身見而哈喇章所部多被虜不足用永哈布最強約二十萬人合布色圖所部并聯洛察額三十六家及哈喇
查倫並急因定歲幣以備哈爾金以示犒軍之用之乃命與督師袁崇煥詳議密言西靖而東自富呼都克圖不款而
近前饑餓窮乏察哈爾與我等且察哈爾恃金為命兩年不得資用竭食盡馬乏暴卒成莽察哈爾之望款不常望歲

